

讀與寫

卷二第

期二第

年七三九一

月六

行發店書知新海上

翻譯小叢書之四

社會和家庭

每册
二角

蘇聯V·斯維脫洛夫著·常樂生譯

本書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家庭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家庭作一比較，詳細敘述蘇聯對於建立新的男女關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家庭所作的努力，以及所得到的偉大成就；批判一切不正確的理論和傾向；例如法西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夫一妻制、甚至家庭破滅的理論；性的放肆的傾向，因為從事於社會生產工作而不顧家庭、不顧妻子和孩子的傾向等。本書的優點是理論深刻，描寫生動，例證豐富。

牛頓原理批判 (翻譯小叢書之一) 二角

赫深著 何封譯

現代殖民地經濟論 (翻譯小叢書之二) 二角

達攝夫斯基著 貝世譯

論廣義政治經濟學 (翻譯小叢書之三) 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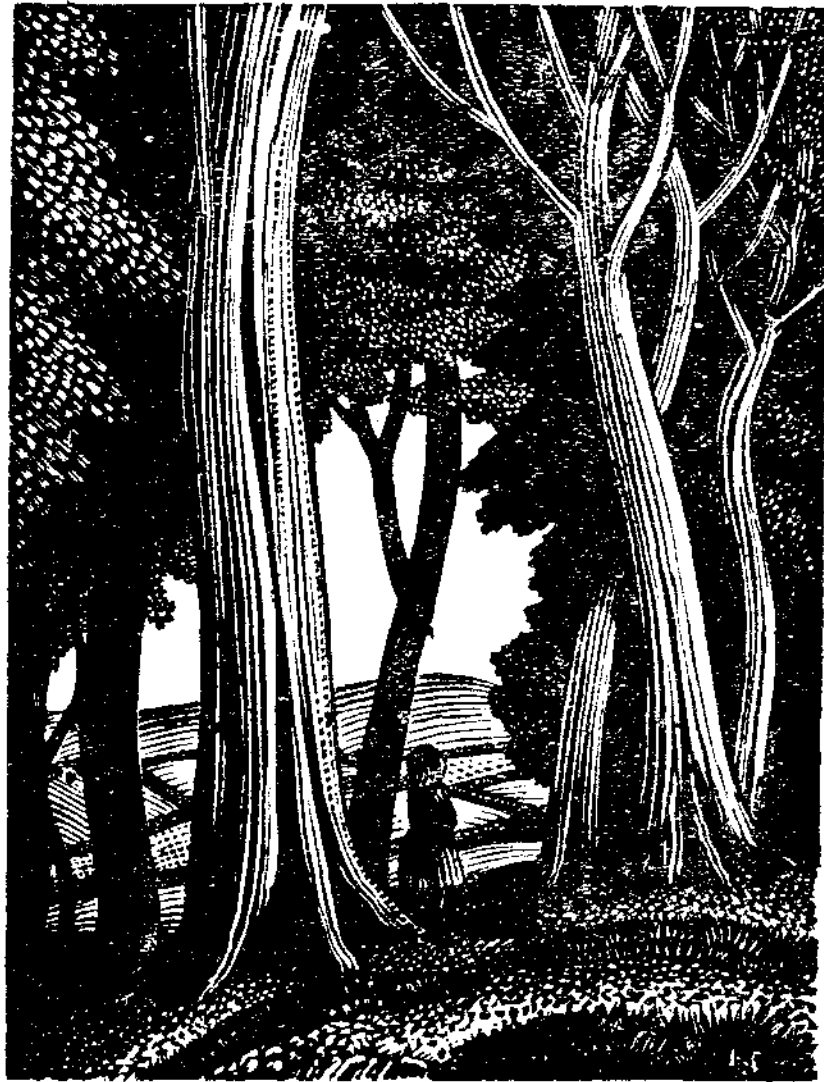
帕石克夫著 李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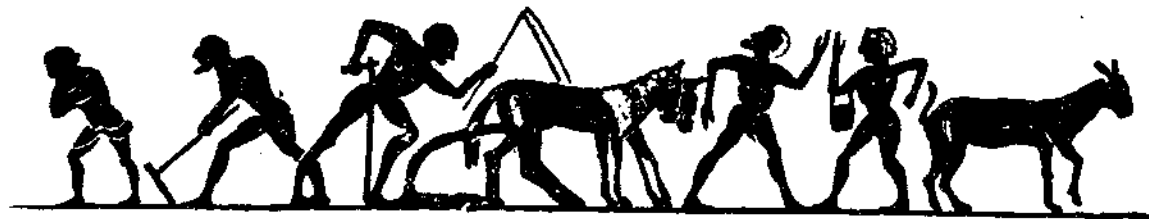
新知書局發行

上海環龍路福壽坊

談·寫

期二第 · 卷二第





研究文字技術 和 語文教學的月刊

寫作與閱讀

第二卷
第二期

目錄

讀經芻見	朱 斐(二四)
讀經???	夏萊蒂(二八)
中學生讀經私見	趙景深(二九)
我和讀經	梁乙真(三〇)
我和選授古經傳	胡倫清(三一)
我們的態度	王伯祥 夏丐尊 葉聖陶(三二)

應時 雜文

上月轉來	龔雨絃(一)
紀念章太炎先生	沈聖時(五)
先像後不像(修養談)	孫伏園(七)
江上文談(寫讀小品)	寶 焜(十一)
被開墾的處女地(作品論)	伊 林(十六)



鑑賞
輔導

魏風三篇……………明 圓(三四)
眼鏡的故事……………過江鯽(四三)

應試文作法(作法講話)

……………高則明(四八)

助詞的處理(文法講話)

……………石 成(五八)

方塊字的故事(文字講話)

……………吳天石(六一)

習作

同寢室的……………楊 明(七〇)

展覽

自訴……………嚴志道(七一)

棘路(二)(長篇連載)

……………李守章(七三)

小樓(新刊創作)

……………王家楫(八五)

畫

林下……………R·斯 東(扉頁)

書夢連環——西遊記……………陳惠齡(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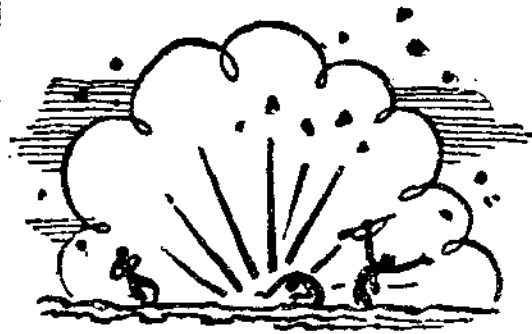
寫詩的經過(公開信)

……………解 方(九五)

有好有壞(文章情報)

……………樹峯(一〇一)

編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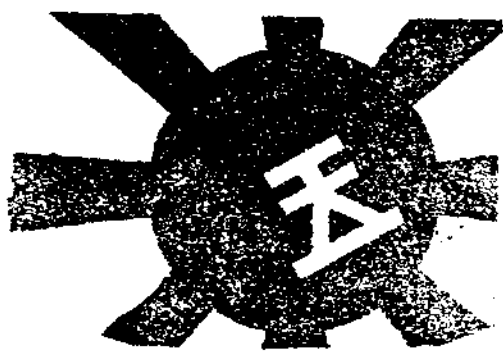


化學戰爭與中國國防

葛春霖著

在舉國一致抗戰的前夜，每個人都應該有關於化學戰爭的基本知識。在幫助讀者獲得這種基礎知識上，本書是最最適當的一本。特別對於化學戰爭與中國抗敵問題，作者有精闢獨到的見解。對錯誤的唯武器論和對毒氣功效的過高估計，也給以正確批判。作者對於化學有深湛的研究，而且是站在新的觀點上來處理自然科學，與目前關於這方面的一般出版物不同，希望讀者注意。實價六角

新知書店
出版



日本財政資本論

蘇聯 Vaintsvaig 著
莫湮譯 · 實價四角

本書敘述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闡明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及其畸形化。對日本主要的財政資本的經濟組織形式——康采崙——的實際情形，及其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關係，加以深切研究。同時又對各康采崙的經濟力量的比較，利害衝突等，作詳細的分析。并說明各康采崙的政治代理人，在政府中如何活動。康采崙對於國家內外政策的決定作用。對於了解日本的人，這是非常名貴的著作。

新知書店出版

本刊歡迎

全國前進的語文教師

包括外國語教師及小學教師

來合作

手·續·

- 一、在本刊發表文章二篇以上或介紹定戶二份以上；（同時聯定優待辦法見定價表。）
- 二、並荷同意，即為本社社友。

權利義務

- 一、無條件按期贈閱本刊一份。
- 二、參加（提出題目、發抒意見）並輪值主持（經收意見書並整理報告）本社之通訊研究。此項研究，俟社友達到百人時舉行，每月至少一次。
- 三、接受本社研究、通訊之專刊，筆談。
- 四、經常供給本刊文稿，酬報照例。
- 五、附印發表於本刊之文稿，十份以內，免收印工、紙價、寄費。（參看本社稿約。）

應時雜文

上月轉來

龔雨絃

我們不能夠繫住飛逝的時光，只好順着它奔流的痕迹，把握一些給留下來的實物和記載。一瞬之前的已經成爲過去，昨日的新聞變成今日的歷史。時代給時間推到更新的階段，在人類活動的『流水賬』上又不斷地添了幾頁。假如我們以一個月作結，每個人不妨備一本賬簿，這樣記錄着：

摘要	借方 (入)	貸方 (出)
上月轉來

這意思是將簿記的方法應用到時事的記載上來。因爲站在民族的和民衆的立場，有些事件固然是屬於借方的，但大部分却明明屬於貸方，將來必然地應該收回。我們現在所常常說的『還血債』也無非從這個觀念出發。



悲壯的五月過去了。我們何不翻開賬簿來看一看：

首先得注意國旗所遭的厄運：過幾天就把它只懸一半，只懸在旗桿的半腰，不讓它自由地升到桿頂。這似乎已經成爲慣例：除掉這面可憐的國旗，在嘆息着自己的命運以外，別的差不多像死一樣地沈寂了。死一樣地沈寂構成了五月的悲哀，五月在悲哀的空氣中溜過去了。所謂『悲壯的五月』現在是只有『悲哀』沒有『雄壯』。今年也不會例外。中華民族的生命上劃着一道一道的血痕，我們摸着這日漸加深的創傷，却連呼痛的分兒都沒有，說起來真也可憐。有些人叫我們學做啞子，甚至做癡子，而我們清醒的腦筋，偏又不曾麻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五三的血花，也永遠不會忘記五卅的吼聲。儘管天安門的廣場好久沒有人在那兒集會了，長着很深很長的青草；儘管上海南京路上血迹早已乾了，而且磨滅了，依舊走着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行軍的行列。但是，我們畢竟還有意識，能夠回憶被屠殺的慘痛，也能夠回憶不屈服的光榮。今年的五月雖然在沈默中過去了，可是我們不能忽略潛熾的熱血和四萬萬顆熱烈的心！

所謂文明世界，最怕的是善良的勞動者。因此五一節常常要累得那班紳士們耽心，有時還要頒發一紙戒嚴令，掩飾自己的害怕。今年的五一雖然世界各地都有盛大的示威遊行，但是僥倖沒有鬧什麼岔子，這倒可以使得養尊處優的人們覺得輕鬆許多。另外，特殊的現象也是有的：在意大利和日本，貧困的工人公開地慶祝勞動節的權利竟被獨裁的英雄剝奪了。德國却又是一種辦法：五一的遊行作爲國社黨盛德

的自我誇耀。他們有簡單的邏輯：每個工人必須參加，不參加就扣除工錢。勞動者抗爭的怒吼，憤怒的歌聲，却被希特勒『工友們束緊袴帶罷，新德國所需要的是大砲呵！』的演說曲解了。用最熱烈的方式慶祝勞動節的是法國和蘇聯。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巴黎有百萬工人歌頌民主自由的勝利；而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提早完成，更瘋魔了全莫斯科的幾百萬民衆。我們中國呢，當然是沈默地過去了，照舊沈默地過去了。可憐中國人現在都是啞子！

聯邦議會改選的結果在五月二日完全揭曉，全體四百六十六名議員當中，倒給反政府的民政黨、政友會、社會大眾黨佔去了百分之八十五。法西斯軍閥的幻夢完全被民衆覺醒的意識擊破了。今後日本軍人將更走一條冒險的路，一條對內壓迫與對外侵略的冒險的路。我們只要看到林銑首相和建川小林等組織法西斯黨的籌議，就會預計聯邦內部矛盾的日趨尖銳化，對待我們中華民族，是會以兩種姿態出現的：一個是可怕的魔鬼，一個是親愛的友人。

英王加冕典禮真算是上月最熱鬧的新聞，許多報紙對於這個新聞都供給了寶貴的篇幅。我們不知道英王的冕是怎樣輝煌，也不知道英后的笑是怎樣甜蜜。加冕禮的素描雖然費了不少新聞記者的心血，加冕禮的舉行和出巡的儀仗更不知消耗多少金錢，但是，這都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却留心一個傳說：『英日對華合作』，這是我們不能漠視的。由於英王加冕，倫敦冠蓋如雲，在短短的幾天中，不知要演

多少外交上的把戲。我們中國也有特派的代表孔祥熙在那兒，還有外交界、財政界、軍界好幾十位專家一道在那兒，可不能再讓這個傳說成爲事實。因爲『英日對華合作』只是漂亮的名詞，實際的內容是『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日本也承認英國在華中華南的利益。』這是什麼『合作』？這簡直是『分贓』！我們要記着：中國有獨立的人格，不能像奴隸或是妓女那樣，給別人賣來賣去！

最後我要來吹一個警號：『綏東形勢又吃緊了！』

五月的風吹來，日本軍人也許認爲初夏是最好的殺人的季節，所以上月初綏東形勢就展開了緊張的場面。關東軍司令官植田無疑地是日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他近來顯得加倍忙碌。先飛到承德檢閱當地的駐軍，並且召集日僞軍的首領開軍事會議。接着飛到嘉卜寺，把漢奸德王李守信喊來囑咐了許多話。隨後又到多倫、張北、寶昌、沽源等地視察了一週。日本軍官在中國領土里跑來跑去地視察，不已經是滑稽的事嗎？下面還有更滑稽的事：中國領土竟讓日本軍隊寫寫意意地拈來播去了。多倫、大青溝、沽源、張北一帶，路上走的是日本軍隊，當地紮的是日本軍隊。而且華北的日本駐軍也耀武揚威地演習起來。飛機場、營房、倉庫、宿舍……都是中國的地方，中國的材料，完全給敵人拿去做屠殺我們侵略我們的工具了。我們本來有大門，現在却『引狼入室』。除掉用棍子把狼打出去，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我們站在民族的和民衆的立場把『上月轉來』的『時事賬』考查清楚，希望我們沒有一個人忘

記當前的任務——『還血債！』

紀念章太炎先生

沈聖時

寫作與閱讀第二卷第二期出版的一天，正是章太炎先生逝世一週紀念日，回憶去年章先生死在蘇州，正當華北告急，西南發生異動，中國的驚擾危急可說在頂點上。

那時我也在蘇州，噩耗傳出，一位本地日報的副刊編者約我寫些感想之類的文章，本來我是可以不寫的，因為我既非章先生的門徒，並且素不相識，只有他的著作，我曾看過一些，但因為和編者是朋友，所以就允着寫一些。回到家裏寫了篇章太炎先生死了，當天晚上就把草稿送去了，但到了第二天早上，突然空氣嚴重了，因為在前一日的日報上登了某君的一篇章太炎的寂寞，給章宅治喪處看了大不滿意，以為對章老先生有『不敬』之處，並且編者被傳去受了一次訓話，大概這便是原因，我這篇已發到排字房的稿子，也臨時被抽了出來，不管牠有無不敬之處。既不許『議論紛紛』，我也就把原稿要了回來。這次我偶而從書堆里翻出那篇舊稿，就想起章太炎先生逝世快一週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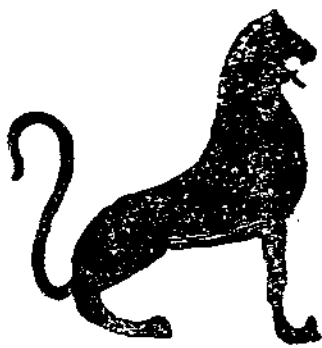
章先生曾以一個革命戰士的姿態出現，留着許多不可磨滅的業績在革命史上；魯迅先生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的還要大。』當年東渡日本，倡導排滿，提出種族革命，搆

起了他的堅強的筆，鼓吹革命，曾七次被追捕，三次下牢獄，但始終不屈不撓。那種革命精神，將永遠留在革命史上，我們不能只看他是近世舊學的『壓陣大將』，他也是倡導革命的先鋒。

但後來章先生退居爲學者，雖仍有感時的悲憤，然終于只是一些高妙的夢幻了；他收斂了革命戰士的鋒鏑，躲到書齋里，於是一些青年漸漸忘記他了，更有人惡意地稱牠爲『封建學者』。但章先生確是停止了牠的革命功業，而做了一時代的『樸學大師』。

先生痛感世事日非，於是憧憬於昔日的太平時代，倡儒行論『如何爲人』，雖仍有救世的熱心，但似乎終于不濟事了。據曹聚仁先生說，他在民國十五年以後，非常失意，直到國民政府助萬金講學，才在蘇州抬頭起來，在蘇州講學，他總是講些『儒行大意』、『大學才意』之類；對於講學的主張，『也只是惟講學貴有宗旨，教人不將舊道德盡廢』。實在別無可說的了。所以曹聚仁先生說：『我們讀他在蘇州的講稿，覺得十年不相見，也毋庸刮目相看』。章先生『快要變成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詩人了』。

但我們並不能因是看低了先生前半生的光榮的革命業績，他當日爲革命戰鬥的精神，是永遠值得紀念的，他後來雖在時代的大流里沉了下去，但我們不能忘記，當年他是拉動過時代的車輪的。我們應多發揚他這一點，如果一定要把他拉住在書齋里，甚至拖到『封建學者』的泥潭裏，這只顯出了自己的渺小而已！



先像後不像

孫伏園

曾聽一位畫家說過，學畫分爲兩個步驟，先求能像，再求能不像。其實不但畫畫如此，一切藝術都如此。『先像後不像』可以說是學習一切藝術的原則。

在第一個步驟當中，需要的是一大套基本訓練。如解剖學，如透視學，都是學畫的基本訓練；如文法學，如修辭學，都是學文的基本訓練。基本訓練工夫作到，才算做到能像：畫靜物或畫動象，寫靜物或寫動象，人看了覺得已與實物實事相差不遠了。

這樣，在繪畫上算是做到了照相的地步，在文學上算是做到了新聞的地步，但與真正的藝術相差還遠呢。

如果這位畫家或作家只是一個中材，那麼，他的功夫到這里也許就要停止，不能再做更進一步的『不像』的工夫了。這種畫家或作家只算一個匠人，他的能力只在將一件實物實事描畫記載得恰恰相像。

學文習藝的人，百人中也許有八九十是這樣，只其餘的少數人能再繼續做『不像』的工夫。這步工夫的要素在乎天才和個性。

同是一件事物，甲畫家和乙畫家畫的不同，甲作家和乙作家寫的不同，畫家和作家所畫所寫和大衆所見又不同，然而大衆又不能不欣賞讚歎所畫所寫比他自己所見更爲完美，或者更爲真實，這裏面便已經不知不覺的加入了畫家作家的天才和個性。

從前王國維先生說過：『夫繪畫之可貴者，非以其所繪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於物之中；故自其外觀之，則山水雲樹竹石花草，無往而非物也，自其內而觀之，則子久也，仲圭也，元鎮也，叔明也，吾見之於牆而聞其聲歎矣。且子久不能爲仲圭，仲圭不能爲元鎮，元鎮叔明不能爲子久，仲圭則以子久之我非仲圭之我，而仲圭元鎮叔明三人者，亦各自有其我故也。』

因爲有『我』的緣故，也因爲有天才和個性的緣故，所以文學藝術上的真實，往往不是大衆所見到的真實，這就是所謂『不像』之說了。名畫名作總是『各自有其我』的，而往往是一般人所謂『不像』的。

文化的進展沿着一盛一衰一創造一因襲的路。大別起來，上古是創造的，中古是因襲的，近世又是創造的。不過我們的中古勢力一直伸展到近世生活裏面來，近世創造的曙光在中國至今還覺暗淡，這事實對於文藝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主觀的是崇拜前人，跳不出名畫名作的窠臼；客觀的是缺乏科學，一切基本

訓練的學問還沒有組成系統。所以學習藝術的兩個步驟全搗亂了。

你說『像』嗎？像的只是名畫名作，不是實物實事。你說『不像』嗎？也只是前人的名畫名作對於實物實事的不像，並不是因了後人的天才個性而有的對於實物實事的不像。

這種學習步驟的搗亂，使有志於學習文藝的青年感到萬分的苦痛。他們不知道怎樣先做第一步能像的工夫，更不知道怎樣再做第二步能不像的工夫。因此我們連文藝的匠人也很難找到。

就文學的基本訓練上說：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部同義詞典，也沒有一部同音詞典；關於成語，我們還沒有做採集的工作，更談不到編為詞典了；我們的文法學和修辭學，還沒有完善的本子，現有的一點且不被人看重。語詞不豐，語法不通，是文章的基本兩病害，我們不幸都犯了。

最近看見開明書店出版的文字的自由畫，于在春先生在編者自序裏說，『文章習作到今日，在命題方面，在取材方面，教師與學生同樣感到枯窘……要救濟這個，只有提倡用「自由畫」的方法來作文。』對象的擴充，方法的自由，都慢慢的叫人脫去前人的窠臼；同時必須並重的便是基本訓練的各學科的建立。但這不是在短時間所能辦到的，學者為求自己便利起見，只有個別的做一種基本研究。

一種學問在未形成系統以前，一定是歸納的。語詞不豐，我們可以做搜集的工夫；語法不通，我們可以激比較的工夫。我們的國語區域雖然是從東三省直到雲貴，但是裏面儘有大同小異的語言若干種；國語

區域的語言，甚至非國語區域的江浙語和閩廣語，在語詞和語法兩方面，我們儘可以做搜集整理比較研究的工夫。至少我們留意聽人說話，留意看人作文，都精細的記載起來，積三五人的努力，一種學問自然漸漸的有了眉目了。

有了這幾種基本學問，我們才可以教人學習藝術：先做到『像』，後做到『不像』。我們這才可以把中古的因襲勢力打倒，作畫不仿宋人元人筆法，作文不仿史漢六朝筆法，而用自己的天才，憑自己的個性，描寫自己所感受的實物實事的印象。

現代青年的職業問題

駱耕漠著 每冊三角

職業問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對這問題能有正確解答的實在很少。不是故意把問題歪曲，便是把細小的原因過分誇大而忽視了主要的癥結。本書對於失業的原因和在業職員對於失業所應抱的態度以及男女職員的婚姻問題和救亡問題等都有正確的講解，而且都是站在小職員的地位來解答的。在寫作技術上，作者更運用獨創一格的佈局，不但把嚴重的職業問題溶化在現實的故事裏邊，而且還附有話劇表演和編排新穎的小型雜誌，使小職員和學生們看了，很像一幅他們身歷其境的寫照。

通俗經濟學講話

狄超白著 三角半
文筆簡潔流暢，沒有艱深和冗長的毛病；對初學者和十分適宜。全書僅七萬字，但已具備了科學經濟學的完整的概念。

新知書局出版



江上文談

寶焜

一 感傷的真相

船正行在江陰附近。江上落着眼淚樣的寒雨，陰雲低壓在黃山上。黃山則像一個躺着的巨人，把他的大脚伸到江中，頗有些寒冷的樣子。

我獨倚欄杆看了一回江天雨景，便又回到艙裏來，正無聊得想找一個茶房談談，驀抬頭壁上的兩幅字吸住了我的注意。一幅寫的是詩：

『門外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

一幅寫的是詞，這是掛在詩的左邊的：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

上，慣看秋月春風。一杯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我細細吟味着這兩幅字，從船窗中再看着模糊的江天雨景，聽聽喧騷在腳底下的潮聲，忽然無端的感到人生的淒涼。於是我更坐下來細想，經過細想之後，我立了起來，我認識了這兩幅字裏內蘊的意義。

做詩的那位作家，必然的自己是有許多田畝，可以不勞動便暖衣飽食的，所以他能夠閑來無事看青山的吟嘯自得。所以，他的感喟，並不是真的看破了人生，相反的，其作用是在勸別人冷淡了名利，而讓他個人永享福祿。作詞的那位作家，其身分是和那位詩人相等的。他詞裏所指的漁樵，一定是所謂隱士者流，而不是真正的謀衣謀食者，不然，那有閑情，攜着濁酒，一相逢便談今說古。歷史告訴我們：是非成敗是不落空的，英雄更不是浪花所能淘盡。他的所謂『空』，所謂『淘盡』，全是騙人的誑語。其作用，是要麻醉在生活上奮鬥的人，想叫他忘了現實而放棄了鬥爭！這首詞裏和這首詩裏，是都有着毒素的。

我在船艙裏踱着步，想着剛才忽然的感傷的可笑，我得了一個結論：不僅是自己作文章要把握現實，就是讀人家的文章也要把握現實的。

二 多方面的生活

船到鎮江是夜裏十二點鐘，被上下的旅客們從睡夢中吵醒，問問茶房，知道淒其的寒雨，已變成飄舞

的雪，花心裏一煩，便怎樣也睡不着。

隨手向提箱中摸到一本日記文學叢選，就借着燈光翻閱，在郭沫若的新生活日記中看到三首採栗謠，又使我想起許多文學上的問題。採栗謠是這樣的：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茨針。

下山數栗，栗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者食栗，猶厭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是的，吃栗的人，是不會想到採栗的艱辛，和採栗的人的種種痛苦的，惟有採栗人自己才能把他的艱辛和痛苦吶喊出來。所以一個作家必得經驗多方面的生活，他的文章才能真實，才能偉大。古詩有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是實生活的兩面，詩句這樣對比的寫出，這是暴露了真實。這種優秀的技巧，是我們應當學習的。我喜歡郭氏的三首採栗謠，我思索我喜歡牠的理由很簡單：由於牠能真實，形式雖是舊的，感情却是新的，而且他能接收古人的優秀的技巧。

我又想到，凡是睜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現實的，但有些人不敢看牠，有些人故意不去看牠，因此世界上的現實就遭受了歪曲，蒙蔽。一個作家必得對人生社會有基本的認識，然後才敢正視現實；在其胸中又必充有新人道主義的愛，然後才敢正確的描寫現實。是以一個偉大的作家，必定是愛正義愛真理，不

借以自己的生命爲擁護正義和真理而犧牲的。

一陣鑼聲，船又離鎮江上駛，聽茶房說，外面的雪是更大了。

三 懷古的態度

天朦朧亮的時候船到了南京，因爲海關的關員沒來開關，客人照例不能上岸，我就耐心的在客廳裏等着。

自從二十歲出門作客，來來往往的經過南京也不知多少次了。台城上看過月亮，莫愁湖上聽過秋雨，雨花台上品過茗茗，古蹟名勝差不多全瞻攬過了。在我的回憶裏，只記得到處的牆壁上都掛有對聯，題有詩句，而我搜索我的記憶，覺得古人的歌詠也不在少處，中國真是一個文風特盛的國家，而民族又似乎是一種感情脆弱的民族，不然的話，怎麼那些作品裏總是感慨歎歎呢？

根據各種記載，金陵懷古詩據說要推唐代劉禹錫所作爲絕唱。劉氏的詩是四句：

『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猶過女牆來！』

由現代的目光來看這首詩，以寥寥的二十八字，很自然的描出了喪亂後的古城，技巧是真高。然而慨歎山川的依舊，人事的變遷，這是中國詩人懷古的老調，說到內容是貧弱非常的。所以我喜歡的倒是不如劉氏

這首詩的評價高的，杜牧之的一首秦淮夜泊，因為那首詩裏還有點寄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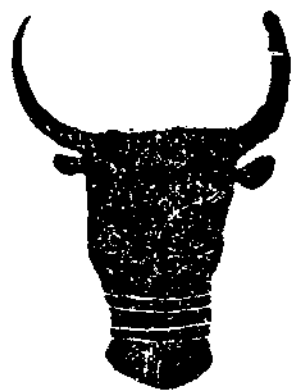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把兩首詩比較起來看，劉詩純從自然的環境上來描寫，用修辭學上的『情暈』的方法，把風物蕭瑟的寫出，叫讀者從這蕭瑟中去領味金陵的殘敗；杜詩則從人事方面來描寫，『商女不知亡國恨』雖到現代我們覺得還是新鮮的，這詩是相當的暴露了真實。如用現代術語來說：則劉禹錫所抱的，大概是『為文學而文學』的態度，杜牧之則有『為人生而文學』的傾向。杜牧之在另一篇題作阿房宮賦的文章裏提出他懷古的態度說：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是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在這民族解放鬥爭的現代，我們不需要懷古。如果必要懷古，則杜牧之的話實在可供我們參考。不然，『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的假裝傷感無窮，國家真會被這些文章弄得斷送了！

我正在想着，客廳裏却湧來一批接客的，原來天已大明，可以上岸了。我就提着破舊的行囊，踏着雪上了岸。



「被開墾的處女地」

伊林

梭羅訶夫作

立波譯

生活書店出版

在國際的時事報道上，我們常看見對於蘇聯的和平的經濟建設的介紹。如五年計劃，集體農場，突擊隊等許多嶄新的名詞，許多詳確的統計，告訴我們蘇聯已走上社會建設的大道，它的產業發達，已達到或超過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這些材料，固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蘇聯，但對這樣一個偉大艱巨的經濟建設的過程，以及給人民生活上的影響和轉換並各幹部人員工作的情形若何，即是對蘇聯的社會經濟建設，整個的，具體的，活的知識的供給，還嫌不夠。

如其文藝能夠反映社會生活，能夠用活生生的具體的形相來表現現實，那麼，作為蘇聯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

被開墾的處女地是把握住了蘇聯經濟建設的現階段，正確地具象地顯示出來的。雖然所寫的是蘇聯經濟建設的一角，屬於農業上的集體農場建立的過程，但由此我們不難推知蘇聯是用了怎樣苦幹的精神來完成其偉大的經濟建設的整個工程。

故事的簡單情節是這樣的：

一九三〇年，距莫斯科一千五百啓羅米突的格內米亞其村開始推行集體化運動。

爲着集體化工作動員的二萬五千人中間之一員，且是區委代表的達維多夫，到這裏來實行全面的集體化工作。

這兒做爲集體農場中堅分子的貧農們原先有共耕社。但這只是一個笑柄。因爲他們『好像一隻生病的小牛一樣的躺在政府下面很會吃奶，卻并不長大。』中農們因爲不願『平分利益』而在遲疑。富農們不僅是對於『加入』乾脆地拒絕，而且隱藏穀物牲畜，散布謠言，勾結白俄軍官，阻撓集體化進行，并準備暴動。

這兒只有三個黨員，其中兩個，一個是有點粗魯，個性很強，做着支部書記的馬加爾·拉古爾諾夫。一個是感情容易激動，任村蘇維埃主席的安得烈·拉茲米推羅夫。『他們從前是赤色遊擊隊隊員。』『政治認識不大高明，他們容易錯誤。』

就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達維多夫『做爲一個組織者在這裏奔走。』

開始以貧農做基礎，進行消滅富農的工作，將他們的房屋做爲集體農場的倉庫，將衣服等分給貧農們。這些工作，雖然使得達維多夫挨了一下鐵棒，總算得着許多貧農

的擁護。然而對於集體農場，中農們大部分還是『站在外邊看』。而富農們却積極地從事反動陰謀。

在『許許多多的問題像一堵牆一樣的豎立着』的格內米亞其村開始集體化的時候，公共畜舍開始建立，大批做爲耕種之用的牲畜將要集中收養，因爲雅可夫·洛濟支的影響，『牲畜開始在格內米亞其村被屠殺。』連貧農們也在這樣做。費很大的說服工作，一家一家的訪問，并做了一次大的宣傳，才漸漸地平靜下來。在這中間由于小家禽和家禽的作爲公有，使反動的富農有所藉口而散布謠言，又惹起了些小的糾紛。

在準備播種的問題上，一公頃需要多少穀種，有爭持；一架犁每天能播種多少土地，有爭持；耕種的方法，有爭持；實際的困難真不是坐在屋內發號施令的人所可想像的。而最大的阻礙還是在收集穀種上，農民們中了反動派的陰謀，說是穀物收集了，政府要把它賣往外國，因而都不肯把穀種交出來。

藉着突擊隊和當地支部的幫助，採取了一切方法，還是不能加速穀種的收集。在這兒却展示了兩種工作方式，一是拉古爾洛夫的蠻幹，用槍托打農民，將三個農民關了一夜，使他們不情願交出穀種，給反動派以壓迫農民的藉口。一是宣傳員內丁洛夫的說服工作，他很靈活的運用言語技巧，使慳吝著名的安金姆也很樂意地繳出他的穀物。經過了整個宣傳的動員，才算把穀種收集在集體農場的公倉裏。

穀種收集好了，農具也修理好了，處女地和耕地都檢視過了，祇待播種的時候，恰好最高領袖矯正工作錯誤的論文也發表出來，無意中消滅了一個反動派暴動的陰謀，使被勒緊的農民，漸漸地又回到集體農場方面來。

又是由于反動派的煽惑，造謠，易于信從的農民，又突然發生了一次大的騷動。本來是另外一個村莊根據農會的指令來搬運格內米亞其村未繳齊的穀物。反動派借此造謠，說是把穀種整個運走了。他們相信這個謠言，激動起

來，尤其是女人們，更夾着些借公報私的被富農們蒙蔽的農民們，打了來搬運穀物的另一村人，強迫了蘇維埃主席開會，并將他監禁起來。向達維多夫索取鑰匙開公倉，預備搶回各自繳納的穀物。達維多夫也挨了一次痛打，以後，方由大批突擊隊的馬隊鎮壓下來。

事發以後，領導者并未採取任何報復手段。『不把怨恨記在心裏，』使盲從的農民們更加相信集體農場，而重新大批地請求加入，于是『個別的農民和三個集體農場的突擊隊，全體到草原裏去從事播種了。』

到了五月十五日，全區的穀物播種大抵完成了。完全實現了播種計劃。從春耕到刈禾的時期間的『農閑期，』又做了除草的工作。在含着水氣的膨脹着的碎裂的耕地上，被雨洗過，被雨打得低垂着的穀物上，就是與反動派勾結的雅可夫·洛濟支也不得不感着『上帝自己是站在這個該詛咒的政府一方面的。……力量粉碎力量，對這個你有什么辦法？』

預示着集體農場走上了康莊大路，故事就這樣完結了。

首先我們得注意到的，是集體農場得以建立的鑰匙在什麼地方？怎樣克服了農民的私有慾而使之轉向共同生活？

無疑地，第一是由于蘇維埃政權的確立和運用，從十月革命到一九三〇年，十多年艱苦的掙扎，它的力量已足以鎮壓內外大小的一切敵人，并獲得大多數民衆的擁護，使牠能够運用牠的權力，從事和平的社會建設。假使沒有蘇維埃政權，集體農場運動只有寄托在「烏托邦」的夢想上。

其次是正確的策略和指導，集體農場推行之初，蘇聯政府不但爲此擬定詳細的整個計劃，而且爲着推行此種運動還動員了二萬五千個前進分子，分布在各地，幫助它的進行，于此可以看出農的兄弟關係。不但工廠裏給農民們製造了許多耕種機，分發給他們，而且時時糾正下級

幹部過左過右的「成功的炫惑」的錯誤，制裁他們勒緊農民或官僚化的行動。有一件事可以顯明的看得出來，正當富農們勾結反動派準備暴動的當兒，如果不是由于最高領袖的一篇正確的指示工作方式的論文，解消了農民們的惶惑，說不定要鬧出些亂子來，于此可見正確策略和指導作用的重要。

再次是貧農的支持。當貴族，資本家，將軍們被逐出國外以後，農村中階級的對立仍是很尖銳的。對於集體運動，富農們無疑地是站在反對方面，大部分中農也在表示不願把他們的牲畜和全部家產交出來與一些「僅僅交出他的髒褲子」的人「平分利益」，而「站在外邊看」。這時只有一般貧農們熱忱地喊出「我們贊成集體農場」，簽了名，交出了他們的牲畜和穀種，而積極地爲着集體農場工作。爲什麼他們能够這樣做呢？因爲蘇聯是由他們的肩膊支持下來，他們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他們不能那樣地照舊活下去。集體化運動剛剛適合了他們的需要，

使他們從貧困中變成爲推行集體化運動的突擊隊員。

最後是幹部人員的工作精神。于此我們看出做羣衆領袖的幾個必具條件。

一、堅絕的信念：不僅達維多夫相信「一切都屬於我們，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不僅馬加爾、安德烈、內丁洛夫等都眼望着世界革命，而畢生願爲之努力，就連大部分農民也都是很樂意支持蘇維埃，「爲蘇維埃政府作戰，用全力在集體農場工作。」他們的過去雖然都有一段悲慘的歷史，但是現在他們都是樂觀的，確信他們理想之能夠實現。因而能够不灰心，不悲觀，不怕受挫折而完成他們的工作。

二、不屈不撓的意志：在富農反動中農動搖，舊式軍官準備暴動，全村不斷地發生謠言，種種可怕的圍攻中，集體化運動終于一次次地克服它的難關而完成了它的計劃，領導者的堅強意志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當拉茲米推羅夫被村民綁打而始終不願將十字架掛在頸上，當達維多

夫被一羣婦女圍毆而終于不交出公開倉的鑰匙，不下跪，俱可看出這種精神。達維多夫說：「她希望我跪下去，去告饒，去把倉庫鑰匙交給她。但是，公民們，我們不是聽從隨便什麼人捏成他所高興的樣子的麵團做成的。……他們在我身上打不出什麼道理，我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跪拜過。而且，永遠不會。」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

三、勇于認錯：一個新事業的開始，雖然有黨的整個路線，但是實際情形是那麽複雜，誰也不能担保不走錯一步半步。此時最重要的就在勇于改過，在工作中間，一方面是達維多夫、馬加爾、安德烈他們那樣如兄弟般的親愛，一方面是他们相互間的自我批判是那麽地嚴厲，認真，當達維多夫發現收集小家畜和家禽運動是作錯了的時候，馬上就將他們發還給農民，絕不掩飾自己的錯誤，這也是做一個好的領袖不可缺少的精神。

四、以身作則：在播種開始的時候，「達維多夫從很早的早晨起，整天騎着馬巡視着各個突擊隊，要在半夜以

後，當報曉的雄雞的叫聲已經在所有的人家響徹的時候，他才回到村裏來。」這樣的苦幹，不但使挾着皮包穿長靴的公務人員對着愧死，就連不到農村望一望的區委老爺們，也該反省一下自己的錯誤。第二次突擊隊工作不力，達維多夫却自己扶耜犁，弄得腦痛皮破的參加耕作，使最不行的『弱虫隊』也能耕完了一又四分之一的公頃，而使『社會主義競賽偉大地展開。』這些事實，都是一個好的領袖的最可寶貴的教訓。在拉茲米推羅夫與達維多夫爭論的當兒，達維多夫說：『好的司令官，是看到什麼地方遭受了挫折，自己去以身作則的人。』這真是一句不可磨滅的名言。

上述各點，固然不能包括全書偉大的指示的全部，但持此去了解蘇聯集體化運動之鑰的所在，總該不致毫無所得吧。

此外，雅各夫·洛濟支的態度，也是可注意的問題。雅各夫·洛濟支一面是集體農場經理，由於他對農業上科

學化的識知；一面，他暗中與反動軍官勾結，時時在準備推翻蘇維埃，冷視集體農場的場台，雖然有安德烈的懷疑，達維多夫還是信賴他，任用他，達維多夫說：『一個技師也許是一個毒虫和一個祕密的反革命者。爲了他的精神，他應當老早就被槍殺，但是他們不這樣做，相反的，他們給他工作……槍殺了他，你從他身上可以得到什麼呢？現在他做着工作，而且是有着不能估量的價值的工作。他會對政府有利，而且會使得世界革命更接近。』從這，我們可以了解蘇聯爲什麼優待國內外的技術人才和專門家。再，在過着兩重生活的雅可夫·洛濟支的精神上的矛盾和轉換，也是頗可玩味的。

對於婦女生活，表現上有點不夠。她們一大羣，不但是容易聽信謠言，毆打達維多夫，就連安德烈、馬加爾所熱愛的瑪利娜和羅加利亞，也是認識不夠，行動不積極的。難道在整個農村中，既有代表反動的意格蘭頓洛克的母親，就沒有代表努力工作信念堅定的女界的羅比西金和烏

沙可夫？這是個小小的缺陷。

從技巧方面看，作者也很成功。這樣一部數十萬字的大作，結構是那麼緊湊，詞句是那麼鏗明，人物方面，不但每人都有一個特殊的活的個性，而且能够與其生活和思想相一致。這裏沒有標語口號，不是死板的公式的運用，却能够表現出正確的理解和意識。

部分的去看，每個小故事穿插，都很生動有趣，與人物相稱，毫無一點冗贅的地方，寫景方面，也能與整個情節相配合，清新細膩。這裏不僅包有很多新的創作的技巧，簡直是一個新世界的展示，希望不願自囿于舊生活圈子裏的讀者，耐心的，詳細的去閱讀牠。

關於這位可敬的作者，讀者還可以從本刊創刊號找到一點參考資料。

真理的追求

陳伯達著

實價五角



這本書是作者過去發表在各種雜誌上的論文加以系統的整理而編成的，內容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論

新啓蒙運動在中國現階段的意義和需要；第二部份是對目前各種有毒的腐敗哲學給予嚴正的批判；第三部份是論研究中國社會的方法論問題。

這可以說是關於現代中國思想的批判，而作者那種公正善意的批判態度，尤足爲今天一般追求真理者的表率。

新知書店出版

新知書店郵購科簡章

一 全國各種書報雜誌均可代辦，一律不收手續費。

二 購書或委託代定雜誌，必須附足書款，並開明著作人姓名，出版處，價格，起訖期數等等。

三 書款可由銀行，錢莊匯兌，或購買郵局匯票。（不通郵匯各地，可用二角以下之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有時間性之郵票及上海不通用之郵票不收。）

四 書籍寄費，除港澳及國外，不論本版外版一律免收。掛號或快郵另加，多邊少補。

五 購買本店單行本一律九折，本店發行之雜誌一律九五折，但特價及預約期內無折扣。代辦外版書，照實價計算。（寄費免收，但預約，特價及廉價期內除外。）

六 本部設特種服務股，為讀者謀便利，專門答復讀者問題，及代選書籍。

七 購書人須將地址及姓名用正楷詳細寫明。

每月新書簡報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日本的透視	董之學譯	六角
日本財政資本論	莫運譯	四角
日本備戰論	王造時編	二角一分
文藝修養的基礎	沈起子等譯	二角五分
社會和家庭	常樂生譯	二角
在德國女牢中	胡蘭畦著	六角
人類征服自然	江明譯	六角
少年經濟學講話	崔尙辛著	三角
茶葉棒子	白塵著	五角
日出	曹禺著	四角五分
中國農村動態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四角
中國土地問題和商業高利貸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八角



教師之頁： 讀經問題特輯

讀經芻見

朱 斐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

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現象：行政當局好像已把大局勘定，漸次地注意到『蒸民』們的生活方面來了。而所謂生活方面，又並非『衣』『食』『住』『行』，却是最高超的所謂『精神生活』。當局要員，覺得『恢復失地，固不可緩，發揚民族精神，尤爲當務之急』，於是『瞻前顧後』，爲我們『安籌』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據說是『遠體』

總理恢復固有道德之意，近觀蔣委員長推行四維之旨，甚至『爲實現中央尊孔之令』而定的。那個辦法，目前雖未見實行，但早經三中全會議決『交常務委員會妥決辦法』了。如他日實行以後，果然能『發揚民族精神』，甚至連『失地』都一併就此『恢復』，則此次提議諸公，即使在各該省內並無若干德政，這一件勳功，至少也可以『

驚天地，泣鬼神，而垂芳名於不朽的。然則那種辦法，目前我們不妨就名之曰『讀經救國』。

在這一辦法尚未頒布之前，我們就先把原提案反覆吟誦。但是說來可怪，愈讀就愈生疑慮；這個『讀經救國』的提案，根本就若有若干不易叫人相信之點。譬如總理要恢復固有道德，蔣委員長推行四維，甚至中央明令尊孔，與『讀經』究有何關係？照我們看來，『恢復固有道德』是一件事，『讀經』又是一件事；『推行四維』是一件事，『讀經』又是一件事；『明令尊孔』是一件事，『讀經』又是一件事，其間都沒有關係。所謂尊孔那是說我們人民對於孔子應有尊敬之心；這與我們尊敬岳飛，尊敬文天祥，史可法同一意義。本來，歷史上的偉人，不論古今中外，都應該尊敬欽仰，毋庸明令規定；其所以『明令』者，蓋有過一時孔子會被不尊敬的緣故。至於委員長推行四維，那更說得明顯，確切指出『禮義廉恥』這與全部經書，抑有什麼關係？便是 總理的恢復固有道德，也是部分的恢復，

並非全部恢復。因為時殊風異，有些『固有道德』根本已不必『恢復』也無從『恢復』了。這與全部經書，又有什麼關係？提議人居然『遠觀』、『近觀』，覺得非提倡讀經不可；而我們則懷疑何鍵先生，是否有將 總理，委員長，以及中央的原意加以曲解之處？這是一點。

至於『漢奸之認賊作父，爲虎作倀，及羣民惡吏之敲詐剝削，混亂社會』固然是我民族最大的危機；可是這種情形，是否讀了經書之後，即刻可以消滅？反之，也許愈讀經書，愈使這種情形滋長下去。譬如偽滿洲國的執政諸公，峨冠博帶，何嘗不是滿腹經綸？而他們的行爲，却『倒行逆施』。到如此！敢逆做壽，出現了兩篇駢四驪六的壽序：居然以爲『同文共軌，晉衛本兄弟之邦；滌派尋源，鄭鄩亦宗周之胤，苟操戈於同室，轉仰息於殊方；假後患之自貽，亦達人所不取。』試問這種妙文，非熟讀經傳者如何能做？再說歷朝惡吏，秦半也是熟稔經書之流；清陳庚煥在說文一文中說：『孔光之經術，劉秀之博聞，華歆之雅望，非不知也，而卒之

忘君愛國，徒爲天下萬世唾罵嗤笑之資，「這不是很好的例證嗎？我雖不敢說，讀了經書的人就會做漢奸惡吏，但我敢肯定地說，讀了經書的人，未必就不做惡吏漢奸。這是第二點。

「青年爲國家未來之主人，而學校對於恢復固有道德之遺訓，亦淡焉漢焉毫不關心，」這一點，想來是說目前的情形。可是，我們濫等在教育界中的，却並未見有「淡焉漢焉毫不關心」的現象。如果在提議諸公看來，確實患了那種危殆的毛病，則我以為診治之法，也決不在於「讀經」。何先生在提案中反覆說到的「總理恢復固有道德」，「蔣委員長推行四維」，不都是很好的辦法嗎？如果必須要使學生手執一編，有所遵循，則「三民主義」以及「新生活運動綱要」，不都是很好的讀物嗎？何必一定要叫那些青年熟讀經傳，而後說那個學校對於恢復固有道德十分關心呢？這是第三點。

以上是我在讀了何鍵先生提案之後所發生的疑慮；

因而我個人對於讀經問題，也不以何鍵先生的主張爲然。對於自小學至中學之十二年間，先讀孝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這五種的辦法，尤其覺得有反對的必要。我覺得經書並非絕對不可讀，反之，經書對於某一種人是非讀不可的。可是要強迫讀經，那就覺得難以贊同了。所謂某一種人，那是指專門學者而言。譬如專門研究古文學的人，當然非讀經不可；便是專門研究歷史的人，要知道中國古代社會，也非讀經不可。對於前一種人，經書是一種深奧的文學作品；對於後一種人，經書又只是一種龐雜的歷史資料。所以前者不妨諷誦，而後者却只須參考，可是總括一句，他們都可以，而且一定要讀經。除此之外，我覺得無人有讀經的義務；同時，照理也應該無人有強迫人家讀經的權利。因此，在理論方面講，大學生如果專攻古學或專攻歷史的，也可以讀經；無奈大學生因爲理想的低，往往把經傳選讀當做最容易騙取學分的功課，因而在事實上也難有幾個够得上欣賞其文學情趣，或瞭解其歷史意義的。大學生尙且如此，更

何況中學生或是小學生呢？從小學就開始授經，以為可以使他們浸沉於經書中而漸漸地貫通，這固然也是一種辦法，其如這種辦法畢竟還是理想何？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私塾中出身的大概都非常明白。私塾裏的老師，整天教我們讀經書，背經書，可是經書儘管能背，還不是像唱歌唸佛一般地哼熟，而並不理解其意義，更遑論欣賞其文章，然則囫圇吞棗地死讀經書，充其量只能夠做幾篇八股文，在從前還可以作為進身仕宦的敲門磚，而今則簡直一無所用。現在教育當局正在提倡職業教育，目的是要使學生可以找到出路，我覺得這是一條必然的途徑。所以職業學校中連國文鐘點尙且已減少到四三二的比例，如果提倡讀經，不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嗎？在這裏，我希望提倡過簡體字的教育當局，對於中小學讀經的問題，應該客觀地研究一番，給中央以一種有力的諍諫！因為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那些提倡讀經的「文武諸公」，他們「很輕率的把幾百萬兒童的學校課程，體力腦力，都看作他們可以隨便

逞胸臆支配的事。我們有言責的人，對於這種輕率的行為不能不指摘，對於這種重要問題不能不鄭重討論」的。

至於選授古經傳的問題，我以為初中不必選授，高中則不妨選授一點。選授古經傳與讀經根本是兩件事，所以高中學生縱然不必讀經，可是無妨選授一點。不過，高中選授古經傳的目的，我以為不外乎：（一）使學生明白各該時代文學的體製；（二）激發學生的思想；（三）誘導學生去欣賞古時的經傳。關於第一點，我以為各時代的文學，均有各時代特殊的體製；如果我們講到三百篇時，不妨就選授一點詩經，因為倘若我們不拿詩經給學生們看，他們就決不會明白詩經是怎樣一件東西。第二，譬如我們選授一篇何草不黃，則除了明白小雅的體製而外，還可以充分瞭解其所包含的非戰思想，這種思想對於學生的影響，一定是相當碩大的。第三，選授了一些古經傳文，學生們也許會發生興趣，進而確立專門研究的志向，因為這三種目的，所以選授的範圍，也應該有若干的限制。

最後，我們應該明白尊孔讀經，提倡得最有力的倒是所謂某國人。偽滿洲國和偽冀東組織也都竭力提倡着。他們是效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故智，想用尊孔讀經的辦法來麻醉人心。便是胡元滿清，自己雖然不懂經傳，可是一旦打平中國，奪到主權之後，也竟提倡讀經，以維持他們在中國

的生命。足見尊孔讀經，在某國人一定是別有用意，我們又何必落入他們的圈套中呢？如果我們沒有特殊提倡讀經的理由，而只是附和着某國人的主張，那也許反是我民族最大的危機呢！

讀經？？

夏萊蒂

一些明如皎日的事情，然而還有人在那裏哇啦哇啦地爭論個不休，這情形似乎是可怪的。若說苟非如此，舞台就要空寂，那麼，難道就想不出較可爭論的問題了吧？例如：『人的活烹與活埋那一種比較的好受些？』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然而人們却誰也不要談這種暗昧的眞成問題的問題，偏要把那不成問題的明如皎日的事情哇拉哇拉地爭論個不休，去年爭論應不應該立即抗日，今年爭論應不應

該叫學生讀經，明年……難道明如皎日的事情，竟如盲人似的看不清嗎？也許別有原因吧？然而那原因是什麼呢？
袁世凱轟轟烈烈地尊孔，不必說了，然而爲的是什麼呢？

張宗昌在山東時甚至凶惡到出行時一遇見道旁的孩子在哭，便以爲不祥之兆，立即命令衛兵去把那孩子當場殺掉，但同時也推重聖道，特地刻版印行了十三經分發給各學校，而且下令叫學生讀經。雖然在校長們尙未聘到

經師之前，張宗昌已經倒掉，而讀經便未成事實。（也許張宗昌還以行之太遲引爲遺憾哩，）但在山東省立各學校的圖書館中，迄今還藏着張宗昌印行的一大部十三經。張宗昌又爲什麼要學生讀經呢？

東三省自從九一八之後，日本人在那裏不准中國人閱讀新的出版物，像現在上海所出版的各種書報，都遭嚴厲的查禁，但是却也在那裏尊崇我們的聖道，在那裏提倡經學，學校裏經籍已成爲最可獎勵的學生讀物。卽就日本

勢力下的冀察而論罷，政委會主席也已做到跪拜祭孔儀式特別隆重。日本人又爲什麼要發揚中國的聖道呢？

袁世凱是皇帝，張宗昌是渴血的惡魔，日本是中國的侵略者，他們都要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使中國人成爲被踐被殺而毫無反抗的綿羊，是鐵一般的事實；於是他們都推重聖道，叫人讀經，也就成爲鐵一般的事實。

然而現在又有人在要學生讀經了。
這是爲什麼？爲什麼？

中學生讀經私見

趙景深

我不是研究中國哲學和史學的。從前當國文教員時，教過葉紹鈞顧頡剛等的初中國語教科書，其中也有孟子論語等的選文。但我只是當作文章來教，並略述孔孟學說而已。

我不會把經書當作「專書研究」來講授，一來沒有

這個能力，二來沒有這個機會。

我認爲讀經是可以的，但易經書經和禮記是不必在中學教的。左傳孟子可選讀，不必全讀。大學中庸也不妨選讀，雖然本來分量很少。詩經可選一部分作爲文藝欣賞。惟有論語可在高中第三年作爲專書來教。因爲論語一書引

用的人實用太多了。我國一部分思想的淵源亦應知道。但是，把孔子當作神或當作不可批評的英雄來尊敬，似乎不必吧？論語是可讀的，只是『知道了欽此』並不一定全然可奉爲圭臬，應該批判地接受一小部分，而遺棄另一不合時代的大部分。研究牠該用研究骸骨的態度來作歷史的

研究。至於初中，我以為不必讀經。

老子、莊子、和佛經等也應在高三略講一點，讓學生們知道中國思想的另外的淵源。孔子的論語只能代表周秦哲學的一面，老莊、荀、墨、韓非……等也都該知道一點。孔子在現在的地位只應該是一個周秦的哲學家。

我和讀經

梁乙真

偶翻閱明薛近兗繡襦記第三十三齣別目勸學，看到李亞仙「讀欽典古董，勸郎希聖，希賢」，而鄭元和卻是「文章不看，口支離一刻亂言」，等到李亞仙「把鶯欽別損丹鳳眼」，那鄭元和和纓「大姐，我直日在此讀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覺得過去中國士子所受的讀經教育，都與鄭元和大同小異，他們對經，根本沒有相當的瞭解力，只是隨着外來力量的壓迫，隨口琅琅上口而已，他們壓根兒連欣賞經

的文章的趣味都沒有，那能够教他們體會經的大道理，做到希聖賢的地步吧？我幼年就是受的私塾教育，八九歲時，即將四書念完，每天早晨受着先生嚴厲的催逼，還得在孔子牌位前如流水般地背誦；雖然對經下過這番大苦心，但至今我一回味到過去讀經的效果，總是渺茫地不能夠給我以修身齊家的啓示，因爲我自己稍知做人之道，是受我亡過的父親人格的感召；牠亦不能激發我對民族國家的熱烈緊張的情緒，因爲我過去幾年跑向革命的漩渦裏

做實際的社會改革的工作，是完全受自我們的東鄰緊緊壓迫的刺激；總之，我的讀經成績，可說等於零，不過白白地消磨我寶貴的光陰罷了。

近幾年講授國文，爲了高中三年級，必須選授些經子一類有學術價值的文章；但是思想方面，還得從周秦諸子文章內搜找；至於經，不過禮記中的禮運，大學，中庸的一部

我和選授古經傳

胡倫清

我做了十多年的中等學校底國文教師，對於選授古經傳問題，一向是這樣主張着，實行着：

(一) 將古經傳和其他古書平等看待，用評判的態度來估量它底內容是否尚有現代的價值。譬如論孟，中關於人生修養方面頗多精到的而能身體力行的記載，當然可以選授。

(二) 選材時，似乎較上項更值得重視的，就是要研

分，和孟子的不動心，性善，許行等寥寥數篇而已。韓退之說：『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致於今誠無所用之。……』(讀儀禮)我對於讀經，亦和昌黎有同樣的感覺；世之迷信「讀經救國」者，可以休矣！

究它：有沒有文學上的價值？能不能增進閱讀者的寫作力？譬如孟子底良好的說理文，詩經底抒情韻文，左傳以及禮記檀弓等篇的記敘文，無疑地是應當選授的。

(三) 抱定一二兩個標準後，於是最後考慮材料的深淺，是否和對象——學生底程度相適應，假使這點不能好好地支配和排列，也要減却教學的效果。就我底經驗，大概意深辭晦的，決不宜選。尚書周易裏底作品，可選的極少。

我對於選授古經傳，並不存着何種奢望，不過如此而已。至於時下有些文人武官正熱心的期望古經傳負起維護道德之責任，發揮救國救民之宏願，竟主張自小學起就

得開始讀經，淺陋如我，就難以仰測這裏面的高深了。（五月二十二日）

我們的態度

王伯祥 夏丏尊 葉聖陶

有人把「經」看作符咒，我們覺得「其愚不可及」。有人想把「經」這種符咒來「治」青年，希望青年成爲違反時代的人物，我們反對這種荒謬的見解和舉動。我們編輯國文教本，也偶爾要從所謂「經」裏選取一點材料，

但是我們只把它看作普通的文章罷了。文筆不壞，沒有古奧難懂的詞句，內容也還適宜於現代青年，這樣，我們就把它選來了。這正和從其他書籍中選取材料的辦法相同。

世界語新論

徐沫 著 三角五分

本書站在科學言語學的立場闡明世界語的合理性和戰鬥性，搜集豐富的事實，在發展中觀察世界語運動

，並指出現階段這一運動的任務和特徵，以及它和中國語文改革運動的關係。附有基礎文法和對譯讀物，不論學過或沒有學過世界語的人們，都應一讀。

新知書店出版

中國農村描寫

有價值的農村通訊，不是走馬看花式的遊記，也不是生硬的數字堆砌着的調查報告。它是鄉村進步的青年，用藝術手腕描寫出他們體驗到的現實問題。這裏從數百篇農村通信中，選出最精彩的二十三篇，加以有系統的編排。這些通信，畫出中國農村的全貌。這種活生生的材料，對於研究中國經濟的人們，是最可寶貴的糧食。價值遠超過一般人的估計以上。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中國農村動態
這是繼續中國農村描寫的一本『農村通訊』選集；但是這裏所收集的材料更加現實化了。第一部份是各種農村新事業的分析；第二部份描寫××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冀東閩南等地農村情形。最後有三篇附錄，分析東北和察綏的社會關係和農民生活。本店經售

每冊各四角

合購
中國農村描寫
中國農村動態
各一冊
連郵減收六角
掛號加另八分

上海新知書店出版及經售

環龍路福壽坊

鑑賞輔導

魏風三篇

明 圓

現在勸人先讀孝經的總以為孝經出自孔子的手筆，梁啟超論孝經說得好：「仲尼居曾子侍。」安有孔子著書而作此稱謂耶？書中文義皆極膚淺。雖不讀可也。」梁氏的結論真夠痛快！我們追懷梁氏的遺風，同時可以悟到那般人製造『讀經論』的烏煙瘴氣，不是因為自己沒有讀經，便是自己缺乏一種正確的客觀態度；所以選授古經傳的教師對於訓練並糾正學生的態度，真應該鄭重地負起責任來。

這里從詩經的魏風裏取出三篇，毫無勸人讀經的意思，做點輔導介紹給讀者，不過希望讀者批評批評我的態度罷了。這三篇決不是孔子的創作，大概並不包含儒家思想的大道理；孔子把三千餘篇刪成三百五篇的說法未免荒唐，所以我們也不相信這三篇是曾經孔子提拔的。這三篇的作者都是『無名氏』，一定要我寫出點『作者生平』，我只好說他們一個是大兵，一個是做工的，

一個是種田的：他們都是魏人，換句話，是現在山西南部的讀者的同鄉。先看大兵的作品吧：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尙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尙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尙慎旃哉，猶來無死！』

陳子展的詩經語譯是這樣譯這一篇的：

上那無草木的山帖呀，眺望我家裏的老父呀。父親說『可憐我的兒子，行役當差，日夜不止。希望你謹慎些兒呵，還得回來，休要停滯！』

上那有草木的山岵呀，眺望我家裏的老母呀。母親說『可憐我的嫩細，行役當差，日夜不睡。希望你謹慎些兒呵，還得回來，休要拋棄！』

上那山岡呀，眺望老兄呀。阿兄說『我的弟弟，行役當差，日夜一起。希望你謹慎些兒呵，還得回來，休要拚死！』

語譯有解釋的作用，還須補充的第一是讀音：帖音戶，岵音起；又爲着協韻，『母』字應依古法作『滿彼反』(ㄇㄨˇ)，『兄』字應依古法作『虛王反』(ㄒㄩㄥ)，『偕』字應依古法作『舉里反』(ㄐㄩㄟ)。談到協韻，我們可以看出『帖』『父』都收『ㄨ』韻，『岵』『母』都

收「一」韻「岡」與「兄」都收「尤」韻。每章下半換韻，想像中的人在那裏說話，意境大異，所以換韻了，如果說詩的聲音有幫助讀者領會內容的作用，這裏換韻的辦法真是非常巧妙的。且看第一章吧，父親先來了一聲嘆息，接着提到兒子，聲音自然拖長，後來的「已」字，「止」字便和「子」字押起韻來，其實「子」下連「行役」在句子中間，不算韻腳，這種「韻肚子」古人說是「於句半爲韻」造成了聲音的諧美，功效並不減於韻腳！有人把「父曰嗟予子」看成一句，「行役夙夜無已」看成一句，我不敢苟同，因爲我寧願在句半小作逗留，停頓一下，而且我很看重這想像中的說話因「斷斷續續」表現出來的情態。請讀者注意我加在原文上的標點。第一章是這樣的，第二章「季」與「寐」協押，第三章「弟」與「借」，「死」協押，都有讓讀者細心吟誦並細心體味的餘地。其次是「尙慎旃哉」的問題，「慎旃」二字字對字的「詰譯」我以為最好作舊小說裏常用的「小心這個」旃之也，焉也。「尙」通行本作「上」古文多借「上」爲「尙」魯詩石經殘碑作「尙」據改尙庶幾也希望之詞。

「無已」「無寐」「必借」明明是憂慮和揣測的結果，話譯解釋得很對，然而古人爲了要把抒情的詩變做說教的詩，竟忍心把牠們解釋成禁戒之詞。「無已」是不許困倦，「無寐」是不許睡覺，「必借」是不許偷空休息——這樣說教恐怕不容易把人說服吧，比煮鶴焚琴還要荒謬得

多！

所以講到『無止』、『無棄』、『無死』，我們只能引用幾位高明的古人的意見了。見獲於敵爲止；棄，謂死而棄其尸也；這兩種解釋把祝望的真摯表露得最多，有一位古人說得痛切，『曰：止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死，但恐其久止於外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於兄始正言之。』因此我們會聯想到忌諱『死』字的普遍情形，同時覺察出作者的體貼入微是他的地位造成的，他不是別人，便是攀登着的大兵，不能自由也許等於一個奴隸的大兵，是父親的兒子，母親的『嫩細』。

一個大兵隨意抒寫，能有這樣縝密，蘊藉的情思，的確可驚又可貴；而且我們可以從這一篇約略推見當時的社會文化程度，家族制度，兵役辦法，甚至於一般對於戰爭的觀念。

再看工人的作品吧，那時固然沒有機器，鐵的使用也許不會開始，或者是祇限於耕作，所謂工人其實便是奴隸；他不但做工，也得打獵，種田，戰事起來又變成大兵了，被壓迫，被剝削，一輩子替別人吃辛受苦；現在替主子造着車子，透一口氣，休息一下，不由自主便唱起來了：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豸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

待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置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鵝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陳子展的語譯：

坎坎地砍伐檀香（車輻、車輪）呀，把牠停放在河水之上（側濱）呀。清清的河水又生細浪（流得直，生小紋）哪。不耕種不收穫，爲什麼拿得禾把子三百倉（三百億，三百圍）呀？不出狩不打獵，爲什麼看你院子掛有籬郎（大野物，有鷓鴣）呀！那些大人老爺呀，可不白喫膏粱（享福，乾薪）呀！

我把三段併在一處鈔上了。語譯成問題的有『三百倉』三個字，『廛』是『一夫之居』，『一夫受田百畝』，所以這裏的三百廛恐怕不是三百倉，而應該等於三千畝地方；君子是這樣的大地主，難怪他吃了白食還能說他決不吃白食！『廛』是指長在田裏的說話；『億』是批收割起來的說話，十萬爲億，大概是禾穗的數目；『困』是指囤積起來的說話；作者思想的發展，無形中這樣地有條理，真是值得注意的。

不知道要造多少車子！郭沫若以爲也許不是造車子，輻輪指木的紋理而言，伐木是爲了替君

子造亭台樓閣；我想不然，那時的車子不但服事貴人，同時是戰爭必需的工具，所以造車子更易激起下層階級的反感；說『伐輻』、『伐輪』並沒有修辭法上的問題，一定是在大批大批地趕製！你監督得怎樣嚴厲，工人有的是『怠工』的權利！把手裏的材料在河邊放下（堆着），不是由於閒情逸致，也得呆望一下河裏的水了，這種事實上非怠工不可的情形真使我們傷心，細心的讀者大概早看出了工人的眼睛已經昏花，就因為工作的緊張！『檀』和河水的『漣』同樣是不定形的，『輻』和『直』同樣是線狀的，『輪』和『淪』同樣是圓的，視覺動搖的真相容納在韻腳的變化之中，也顯得非常有條理。看過摩登時代的應該記得卓別麟表演一個製螺釘的工人困倦極了，竟把別人衣服上的鈕扣當作釘頭，是怎樣地使我們笑，同時也使我們流淚了啊！

『置』古寫作『寘』，『懸』古寫作『縣』，都改過了。『兮』和『猗』是相彷彿的助詞，『猗』字也許讀得重些，所以下面接着間歇——勞働的呼聲形成最好的詩，這是典型的例證。還有『特』字，依舊註『獸三歲曰特』，譯成『小野物』說出口之於味嗜好嫩的情形倒也不壞。

郭沫若說每章的最後一句是『反語』，真說得中肯；專制使人冷嘲，憤怒，反叛的熱情，對於剝削階級的詛咒，都被冷嘲傳達出來，非常幽默，也非常露骨。從『坎坎』的聲音起，一直到底都是實感的抒發；每章分成兩部分，極其自然而又沉痛！——這樣的作品，別有用心的註家可以不來橫加

污蔑了吧，可是不然，他們說這是『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他們說伐檀的作者也是一位『君子』，是喫不到葡萄便說葡萄酸的狐狸！親愛的讀者，這種污蔑對於我們，除去引起另一種憤怒，另一種反叛的熱情，還能有別的作用嗎？

現在請看農人的作品碩鼠，還有陳子展的語譯：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慣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慣汝，莫我肯德。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慣汝，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大鼠呀你大鼠，莫喫我種的黍（麥、苗）。三年養慣了你，你不念我照顧（恩德、辛勞）。我要離你去了，往到那塊樂土（個樂國、個樂郊）。往到那塊樂土（個樂國、個樂郊），纔得我的住所（纔得我的遇合，有誰去了長號！）

對於碩鼠，雖毛傳也祇好序作『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不過說到『畏人』却是多餘的，我想能教作者聯想到喝血的統治階級的，恐怕倒是老鼠的肥胖哩。『慣』古寫作『貫』，『汝』古寫作『女』，『值』古寫作『直』。

『三歲慣汝』的『三』字和伐檀的『三百』一樣，不是呆板的計數，語譯『三年』其實就

是「好幾年」現在中國還有因為糧徵到民國七八十年的，農人只好把田契貼在門上去逃亡的慘事，忍受剝削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把「走」當作三十六計的上計；誠然一種社會制度之下不會有兩種社會現象，然而樸實的農民是見不及此的了。第三章說到大鼠連「苗」都要喫了，這可暴露了剝削階級的凶殘和愚昧！不養壯就殺，不讓長就喫，近代的侵略主義者鼓勵少年當兵和大資
本家喜歡招收童工一下被我們想起來了。

每章第四句的朱註：「願念與德歸恩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語譯的根據大概便是朱註。語譯後兩章的第四句都沒有大問題，只兩「念」字可全改作「感」字，「恩」字最好改作「功」字；第一章的第四句為了切合原意，却有換成「你不把我關顧」的必要！這才免去晦澀，再細加推敲，用一個「不」字來譯「莫……肯」兩個字，似乎也嫌疏略。

最成問題的要算最後一章的最後一句，語譯也見晦澀；舊註鄭玄以為「之往也，永歌也，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悅無憂苦，」把「永」字解釋得牽強，根本就不行；孔穎達的什麼「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說了，似乎和沒有說差不多；朱熹說：「永號，長呼也；言既樂郊……當復為誰而永號乎？」他的意思是「那有誰去（或誰的）永號？」不過就文理論總覺未妥；語譯和朱熹的意思極相近；清儒陳奐以為「古之，」則「聲通……誰則永號，猶言樂郊之地民無長歎耳，」

把「之」字看成連詞，說法非常通俗，好像是舊註裏最可取的。然而我根據事理再三探索，不但繼續發現「誰之永號」這一句含有極多的血淚，終於也把句法弄清楚了：「之」是「往」，是「到」；「誰」是疑問代名詞，其實應作「誰跟前」；「永號」是抑鬱在心裏渴望迸發出來的；「誰之」是「到誰跟前」這目的語提前的辦法，有加重語氣的作用，我們常常見到這樣的辦法，譬如論語裏的「吾誰欺？」還不就是「吾欺誰？」再如「莫我肯顧」，目的語「我」在賓語的前面；衛風裏的「誰適爲容」，唐風裏的「誰與獨處」，更是明顯的例證。——「到誰跟前，我們都得痛哭一場，然而，到誰跟前痛哭呢？」如今在刻毒的控制下面，沒有一點自由，不能痛哭，連詈罵也只好指着耗子；「樂土」、「樂國」、「樂郊」我們的「烏托邦」啊，等我們到了你的懷抱裏，我們才能安居，才能有好的遭逢，才能歡樂，才能放聲痛哭！——世間還有什麼追求的心情比這更悲壯，更淒厲，更動人的？

中國鄉村建設批判

千家駒·李紫翔編著

每冊六角

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產生的背景是什麼？它將有怎樣的前途？關心中國經濟問題的人們，都要求一個正確的解答。本書就站民族經濟的立場，以客觀的，批判的眼光對鄉建運動作總的清算。

新 知 書 局 出 版

「眼鏡的故事」

過江網

眼鏡的故事是端木蕻良女士。不久以前在國民周刊的創刊號上發表的一個短篇。這篇夠短，也夠俊俏。像這種體裁是最適宜於我們作為寫作的練習的。因為短，故事須要緊湊，寫來須要經濟；但是在結構上，却容易駕馭，容易搬置，容易安排。我們拿這篇看做範本也不妨。

以「滿洲」作為題材的作品，在近來是不缺乏的。但是，那些大都是嚴肅的正面的描寫：無論是義勇軍的抗戰或者是走狗的高壓，同胞的疾苦等等，都是沉痛透切的給暴露着的。讀者從那些裏面得到心痛，因為那些裏面有的是猙獰的面目，癱瘓的軀體，奔騰的血等等。讀者含着眼淚讀，因為作者們是含着眼淚寫的。這篇却不同，雖然也以「滿洲」為題材。它是給用「冷雋」寫出的，給予讀者的是些對丑角的嘲諷。好像有點是屬於幽默的東西，然而帶

給你卻不是會心的微笑，而是苦笑，而是心痛，最終也許還是眼淚。

請先看原文吧：

國王是不帶眼鏡的。從尼羅王一直到喬治第六，都不帶。原因不曉得。

不過，傀儡國的國王是帶眼鏡的。因為傀儡國的國王，原來是患近視的。

近視的成因，不外有下列的幾種原因。一是由於遺傳，從小就非配鏡片不可。二是由於看書過多，把眼睛弄壞了。還有一說是最近新聽來的。說是色情過度，也可使人眼睛變為近視的。

傀儡國的國王為什麼近視，史無明文，家法上也沒記

載。身爲小民，是未便妄測的。

愧德國國王自從今天早起醒來，又覺得近視的程度加深了。國王自從遵守了太醫的勸告之後，是從來不看書的。也不讀報紙。而且據史籍所載，愛新覺羅氏並不近視的。而且康熙、咸豐這些「聖主」也都不帶眼鏡。所以國王的近視成因是莫明其妙的。反正自從昨夜以來，國王的近視程度是加深了。平日帶慣了的鏡子，現在一放在眼上，就和沒帶一樣，依然是一片模糊。

國王決心再配一隻新的鏡子。

他想配鏡子這該是第四次了。起初是一百二十度，繼而是一百七十度，後來是……記不清了。現在也許該是三百四十度了吧？能有三百四十度嗎？深度這樣大，鏡片也許該爆炸了吧……他想問問別人，近視鏡可以深到三百四十度嗎？炸不了嗎？但他又感到羞恥，所以便索興隱忍着，裝着很明白事體的樣子，祇降旨給侍衛，命他們宣諭讓太醫進來配鏡子。

大內裏鴉雀無聲，祇有幾個宮女在那裏打掃了香花，

烘起來一陣一陣的蜜蜂嗡嗡的。他又想起那北京（他祇知道北京，不知道什麼北平的）武英殿前的太平花應該開了吧？可是這兒是沒有那麼美妙豐腴的嘉花妙卉了，祇有貧鄙的丁香花，不好看！他又想起那年在前門外老亨大和利配的「托羅托斯」的茶色眼鏡，寡鏡架花了四十兩銀子，帶上滿舒服的。晚上睡覺時，也祇想帶。可是又怕壓碎了，便收到聖視仁國王的檳榔玉匣裏，掛在牆上。和那塊夜明珠緊挨着。晚上醒來，還要向那兒一道看一眼……

矮胖的太醫進來了，把腦袋從額上一直俯到腳尖上。眼看要跪下了，可是並不，祇是將這灣蝦式支持到八十秒又四分之一秒。打破了世界記錄之後。起來，又灣了去，又灣下去……這之後，才以醫生的考慮與恐慌來用信偏敖牙的漢話問國王的健康。

國王的思緒被打斷了，但馬上記起。

「近視又深了，想配眼鏡。」

醫生便連忙運用了最新式的方法來驗光。忙了一身臭汗，又敢又不敢的一半用手一半用手絹在肥臉上揩着。

臉上滿是笑。「陛下的鏡片，得宜諭醫科大學到東京去配。」

國王有點恐慌了。近視加深不可怕，配鏡子也不可怕，頂可怕的是到東京去配。並不是他不願意用X貨，X貨也有好的，比如那吃「鷄素燒」用的小醬油壺。不過一提起東京鏡片他就害怕，其實他並未帶過。他祇聽說有一次鄭夫子在東京配了一付眼鏡，說是每一帶起就祇管燒眼睛的。所以從那次他就記住，絕對不上那樣的當。爲了保護眼睛，反而還用鏡片聚火來燒，無論誰都是不願幹的。何況是皇帝。

「要『蔡司』的鏡片，鏡架，鏡盒可到東京去配。」

「怎可以用『蔡司』的呢，那是外國貨！陛下身爲萬民之表，是應該加以考慮的。」

「用『蔡司』的……」他記住了蔡司的照像機的

鏡頭不錯。那次他給那白獅子狗照的像，就用的蔡司機，結果非常好。

「臣敢以萬死……」

「用『蔡司』的。」他不能放鬆他的眼睛。他心裏明白，他每天晚上必需看別人的眼睛。而那眼睛都有一股神奇的火，使他的眼，晚間清爽，發亮，而白天近視。現在他在晚上是很自由了。用不着焦心的等待着那用古氈包來的土耳其似的裸色宮女。也用不着聽「是時候了！」那樣無聊的家法。他在晚上是很自由的。

傀儡國的國王，是平生第一次的固執。也是第一次捨棄了 Made in……這商標。

「用蔡司的！」他幾乎要用大國王的風度了。

「臣敢以『友邦』的榮譽與文明來保證。那鏡片是絕對可靠的。」光光的頭在繡幕之下消失了。他是先把身子向後退，退出幕後，才用鼻子朝天走的。

不到半個月，鏡子由東京運到長春了。由南滿鐵道公

司負責保險運輸的。運費不知道多少，是由交通大臣分五年支付清訖的。

國王半禱告的半僥倖的默祝這鏡片能和那次那個托羅托司的一樣好用。但是等他帶上了不到十分鐘。果然發燒。這使他煩燥。他生氣的向桌上一丟，那鏡片碎了。這是他開初所預想不到的。他檢查了一下那眼鏡，鏡片已經完全碎了。殘片從鏡上脫下來，一點也沒有餘留，祇剩兩個粗黑的空圈。他沒想到它居然這樣的不堪，一擊果然是××貨。他想碎了也好。但是繼而他就感到恐慌，怎樣回答太醫的指問呢？而且那付舊的已經不堪再用，平日帶什麼呢，要不帶什麼也看不見了。國王心跳了。他把碎片收去。坐在那兒尋思，桌上祇餘一個孤另另的鏡架，對他發楞。

正當這個時候，太醫陪着醫大校長和共榮視察團的團長來朝見。

「陛下眼鏡是集聚敵國一切天才與智慧的最高結果……」

國王慌悚的從桌上拾起那沒有鏡片的空鏡圈架，架在鼻上。

「這是表示貴國給與鄰國以福利與提挈，使他重新得到光明。」

他的眼睛這時什麼也看不見了。

看完原文，你一定也覺得它好。因為它的一些好處是那麼顯明呈露着的，你一定指點得出。那末，在這裏，無庸我饒舌。只請讓我寫出幾個問題，或者可以來幫助只讀故事的讀者作一回思考。

一 這故事的開頭先給我們一個「對比。」不帶眼鏡的國王與帶眼鏡的國王的對比。這「對比」是帶不帶眼鏡的問題嗎？

二 臚列幾種近視的成因僅僅是生理病理的說明嗎？成因的說明的排列法又變化是爲着敘述的手法嗎？

三 國王近視的成因真是莫明其妙的嗎？

- 四 第六段爲什麼一句算做一個段落呢？不好歸入上段或在納入下段嗎？
- 五 國王感到羞恥是因爲關於配鏡子的常識不夠嗎？
- 六 「大內裏」一段寫景會發生怎樣的效果？或者可以刪節，或改換？
- 七 爲什麼要說「眼看要跪下了，可是並不……」？
- 八 什麼叫做又敢又不敢？
- 九 「何況是皇帝。」有什麼意味？
- 十 爲什麼不說國王給王后或者妃嬪甚至於宮女照像，偏說給白獅子狗照的呢？
- 十一 太醫退出的姿勢，你能想見嗎？
- 十二 國王說「這是表示貴國給與鄰國以福利與提挈，使他重新得到光明」的寫出僅僅爲着表示卑屈的「內交」辭令嗎？

貨幣的實際知識

宮田保郎著

趙樂人譯

實價七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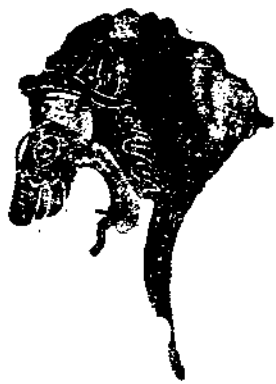
新書店出版

隨着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日益加深，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就層出不窮地翻新，什麼通貨膨脹啦，平價貶值啦，匯兌管理啦，匯兌傾銷啦等等，這些複雜的經濟現象，實在叫人難懂，本書就是對於上面許多問題都一一加以透澈而明確的解答。這不僅是給專門研究貨幣問題的人必讀的一本書，就是要求得一般經濟學知識的人，也可把它當做一本經濟學入門書來看。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

章乃器等著 三角半

分析中國金融貨幣制度的各種特徵和構成中國目前貨幣問題的基本因素，撰寫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貨幣權的情形，並逐一批判各派幣制改革論。



應試文作法

高則明

如果『文章作法』的對於寫作上並不能直接有什麼幫助，是因爲公式的應用不適合的緣故，那末，對於所謂『應試文』、『文章作法』却正是可以發揮它的最大的效用的了。

所謂『應試文』是寫作的園地裏的紙花。做得壞的固然萬不成話，做得好的却有的時候也能騙騙人。雖然沒有生命，沒有鮮的色，沒有香味或清味，沒有內容，但也居然是一朵花似的。這就是『應試文』的特徵。

鮮花，我們自然沒有公式可以製作，花樹培植法不能直接叫花開放，不能直接幫我們製作花。可是紙花製作法却無疑是一本有效的書了。

『應試文』爲什麼在寫作圖地裏會只是紙花呢，會和鮮花顯然的分了家呢？這回答很簡單：前者是替人說話，『代聖賢立言』的。

後者却說自己的話。

你在應試的時候曾碰到過『自由命題』嗎？你又曾碰到過自己心愛的題目？不是和平奮鬥說，準是新生活的意義，再不然就是尺璧與寸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

試問碰到這樣的題目，你自己有話說沒有？沒有。沒有。第三還是沒有。但是，難道你便一憤慨繳了白卷退出試場不成？不成！如果是初中畢業會考，這麼一來，三年的賬再跟誰算；如果是入學考試，此來又爲何來？當然你得定一定神，想一想這題目是什麼意思，然後捺着性子，順着那番意思正說一遍，反說一遍，旁敲說了一遍，側擊不妨再說一遍。『啓』了之後便『承』，『承』了之後再『轉』，『轉』了之後才『合』。這樣便一路洋洋灑灑。

所以應試文的製作的態度第一是：

捺着性子。縱然你有的是真知灼見，可是在這裏却絲毫搬用不得。君不見古來多少沉滯場屋的才子，他的文章不妨流傳千古，可是不能獲售一時；這是你的一面鏡子。你得捺着性子順着題目描。

萬一題目要你說雞蛋是方的，你不要固執成見一口咬定了圓，最聰明的上策當然是學着『卵有毛』的推理闡發一通，智力不夠就說『雞蛋不是方的難道能是圓的嗎？』一類是非而似的話也還不失爲俊傑。正題目要你說相對論是孔子首倡的，你千萬別怕委屈了愛因斯坦；你的『功名』和『前程』比這

要緊！真是你怕良心上對這位科學家不住，你一面筆下冤他一面腳底下師那位口是心非的賭咒者的故智畫着不字倒不妨，你的筆千萬不能像傻董狐那樣的直。

這樣說你嫌過火嗎？

我介紹你一篇大大的成功過的『應試文』看一看。這是上海市念二年度高中畢業會考國文科第一名的傑作；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

蓋聞國之本在民，故觀民風之嫩惡，可視國運之盛衰，昔者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有旨哉斯語也，蓋治國者必先治民，民之相處也，不能無求，求而不得，則爭起矣；民之相與也，不能無交，交而不誠，則詐端起矣；民之相役也，不能無取，取而無節，即貪端起矣；民之相雜也，不能無別，別而不嚴，則無恥之端起矣。一國之民，相爭而不已，貪詐而無恥，則國且不國，其不底於滅亡者幾希！故必有聖人者出，制禮以止爭，制義以化僞，勸之以廉，齊之以恥，然後國迺可興焉。故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蓋國之有此四維也，所以維民者也，所以維民使不爭者也，所以維民使不詐者也，所以維民使不貪者也，所以維民使知恥者也。故國之有此四維也，若網之有綱，衣之有領，政治以之易行，風俗以之易化也。詩曰：「泛泛揚舟，緜緜繫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得其維者則昌，失其繫者則亡也。嗚呼！今之風俗日穢，四維廢弛者久矣！有志者其亟起而圖之。

上海是中國文化最前進教育最發達的都會，這第一名的傑作當然是——篇應試文的成功代表作。再說那個會考的作文題目既是出於人文會萃的上海市的典試委員們之手，當然不容否認的是一個考試文題的典型。

我們但看當時有一位振甫君在中學生第四十五號上說：

「……先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兩句話能不能立……普通人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祇知道這是管子的話，不去辨它的意義，於是各人各說，失去了管子的本義……要知道禮義廉恥所包雖廣，但是管子都給以一個限制的，超出這個限制去講，那就是認「內包」做「外延」，違反了邏輯上的規則，所以不對。管子對於這兩句的解釋是這樣的：「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收民篇……我們以此來看「前面所錄」文章，那末所講「交而不誠，則詐端起矣」，「義」，「取而無節，則貪端起矣」，「廉」別而不嚴，則無恥之端起矣。」（恥）都不免是題外的廢話，違背了邏輯上的矛盾律，所以這些議論是不能立的。」

如此說來，請問前面所錄一篇成功的傑作的洋洋灑灑的議論，比「雞蛋不是方的難道能是圓的嗎」的說法能高明多少，能保持一個五十步與百步的距離嗎？

振甫君又說：

「我們再看這兩句話有沒有錯誤的地方……我記得柳河東集裏有一篇四維論做得很好……現在不妨引幾句在下面：「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爲而夫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現在我們倘更嚴格地祇根據管子書中的話來看，那末可以說：既然一切行動都要受禮的節制，那末還有什麼「自進」和「蔽惡」從枉的事發生呢……所以講了一個「禮不節」，其他的三者都包括在內了……照邏輯上的規律，把國家的維分做禮義廉恥，這便叫做「區分」，被區分成爲四維的各維，便叫做「區分股」，區分股在範圍上是要互相排斥的，現在的四維說既不互相排斥，所以便陷入「交義區分」的錯誤而不可通。」

那末，這「命題」在「可通」的意義上與「孔子首倡相對論論」又有什麼差別？

在這裏，我們不能怪那位失敗的「成功的英雄」上面所錄文章的作者，他是只有「順着題目描」的權柄的。固然他的不假思索，只說「浮在嘴唇邊的幾句」話，是不能辭答的，但我們對一個中學生能奢望些什麼？誰對這句話肯假以思索過呢？

所以，這篇所以成爲典型的「應試文」是「題目」的賜與。

「應試」文的產生正是因為那些「制藝」式的題目呢。要是沒有那些題目，「應試文」便馬上失却了它的存在。

我們「擇尤」的展覽一下各地各校作文試題看吧。

讀書運動與民族復興 自救與救國（江蘇抽攷）

航空救國 學無止境說（上海市會攷）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說（江西會攷）

敏於事而慎於言說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說（四川會攷）

為復興國家我們應該努力，為生活獨立我們也應該努力，諸生畢業之後，努力之道安在？試詳述之。（安徽會攷）

明恥教戰論（山西會攷）

晉陶侃嘗云：「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禔人當惜分陰」試申言之（綏遠會攷）

無敵國外患者國亡恆說 學以致用說（廣州會攷）

多難興邦說 知恥近乎勇說 忍辱與苟安之區別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說 化民成俗教學

為先說（江蘇各校招攷）

存不忘亡說（浙江中校招攷）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湖北中校招攷）

顧慮多則成功少（山西中校招攷）

不能再抄了。但看這裏面有幾道題是你心愛的，是叫你打心底有話想說的？如果多難興邦，說那道題對你不算生硬，那末，你的那篇大作便不是「應試文」，因為我相信你在裏面一定說着「自己的話」，而不是「代聖賢立言」。否則，你只得捺着性子體會出了題目旨意順着它描，那篇大作能不是「應試文」嗎？

以上說明了「應試文」與題目的特殊關連，同時也指示了寫作的根本態度。（其實這種指示對於你是否需要是問題，因為也許你是一直被指示着這樣做的，那末你都不愧斲輪老手，我這番話是多餘的了。我總希望這番話對於今日的中學生不是多餘的才好！）

根本態度確定了，你得動筆了。你的新毛筆在試卷上臨空搖着搖着，問題來了，寫文言的還是寫白話的？

在這當口我們沒有推敲文，白優劣或合理悖理問題的餘裕。我要問你：你能寫文言不能？

也許你一寫白話，你的分數便會吃了虧。但看那個古色斑斕的題目同白話的文字合稱不合稱。對於

那些古色斑斕的題目，你自然也得回敬一篇古色斑斕的文字。這自然得看題目，和題目對了勁，你許可以成功。

不過，你得知彼更得知己：萬一自己的一點區區宏論，用販夫賣漿之言來說還能通順，一用典雅的台閣體來表達結果便成四不像，那可危險。這四不像也許更會觸起典試委員的悲天憫人的感慨。他一悲憫，你可反吃不了兜着走啦。所以知己不能，莫若藏拙。

那末，叫你不斷求成功嗎？不是那末說的。你得明了現代考試的意義。在二卷十一期教育與學月刊上，有一位沈有乾君寫的什麼是考試的正當功用說：『現代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教育應當適應個性差別，考試是發現個性差別的方法，應當是教育的最好工具。然而……照流行的情形，考試的目的似乎不在發現個性差別，而在消滅個性差別。一切差別都是不受歡迎的。』原來考試不在求出你能否傑出，而在發見你能否達到某個平庸的水平。

所以，你不必求功心切。第一要義是能有一「看家本領。」反正一個及格跑不掉，這才是當務之急。你當然也可以求有功，不過你得先求無過。冒險以求有功是不能和苟安以致無過扯直的，在這場合！你總要有把握教文憑或學籍不從你筆底下滑掉才對。說句場台的話，「扛榜」錄取無害於你將來的得獎學金，「扛榜」畢業也不叫你再在「原班」忍辱。（這也是一個「忍辱與苟安之區別」，可是你如果真碰到這個題

目千萬別這樣老實的寫呀。

你就用你的「看家本領」的那種比較算是「利器」的工具寫吧。

也許你會火光低，遇到「限作文言」的規定，那末，還有什麼說的，只得硬着頭皮「硬幹。」我勸你不要心慌氣餒，千萬千萬！你的文字也許不甚「純雅」，但是純雅的在這個試場裏究竟少，我拍得胸脯。你還可以有你的最大希望的。

工具問題決定了，接着便是應用方法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可以能給你多大幫助。縱然紙花製作法是有效的，你自己不會用剪刀夾，用漿糊粘，用鐵絲扭，製作法也教不得你。

正說一遍，反說一遍，旁敲說了一遍，側擊不妨再說一遍。如是而已。最多也不過題前說說，題後再說說；兜那麼一個圈子，翻那麼一個筋斗，如是而已。

啓了之後便承，承了之後再轉，轉了之後才合。如是而已。

你本來沒有要說的，叫你不這樣還好怎麼辦。

你當然也宜乎應用一點浮面聰明，搭個間架，來個結構，玩個組織。文章前後做點照應出來，文章當中做點綫索出來，句子整齊些，聲調鏗鏘些。好者在前面舉出過一篇成功的典型「應試文」，你參考着辦吧。方法是死的，把戲是活的。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既這麼說，我不再說下去了。

你也許對這篇「講話」存了極大的奢望，想它傳授你一個祕訣，一個有意想不到的效力的祕訣，幫
你平平穩穩一帆風順的通過畢業會考，入學試驗。你是那樣的被考試苦惱着，尤其是被這臨時抱不得佛
脚的國文作文考試。你是多麼急切的想得着個祕訣呀！

這篇結果使你失望。你一定不止只失望過一次了。你隨時隨地可以伴遇到祕訣的傳授，但是你得到
的都是失望。

你不用怨我。我雖不能告訴你除了仙人誰也不能告訴出的祕訣，但是我所說的沒有一句不是老實
話，沒有一句不是世情練達的話，可以給你鎮心凝神安定魂魄。

你不用怨我。但是，你又能怨誰呢！

新書預告：

通俗化問題討論集

語文社編

◀者筆執▶

平心	錢俊瑞	胡愈之	紺弩	陳伯達	伯韓
張庚	許傑	祝秀俠	柳乃夫	傅子琛	旅閩
潘念之	焦風	王任叔	叫哇	王乃堂	余修
揮逸羣	漢夫	周木齋	雪章	張春橋等	

新知書店出版



助詞的處理

石 成

用口語寫文章，已經大家公認為必需的了。中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各地的方言往往不同，除許多特殊的土話，這一地方的不能為那一地方所了解外，就是幫助說話時的神情，態度的助詞，也各各不同；因而所謂用口語寫成的文章還是不能做到大家都了解的地步。我現在根據一種方言（北平話），一一的舉例說明，把一個地方的語言中的聲音，詞氣，加以有系統的敘述，以供大家參考。

是的，助詞的本身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牠不過代替一種符號的作用罷了，在文句之一論理的「結構」上沒有什麼重大關係；但是口語中的表情，示態，全靠把助詞運用得合式，才可使所表示的情態貼切，豐美，細膩呢。那末牠的重

要性也不容我們忽視了。

假如我們表示驚歎的情態，就不能不用「啊」字。

「李先生，我沒有瘋！你得救救我，你得救救我！我沒有瘋啊！」

「天啊！這個傻王八蛋，你為什麼瘋了？」

「啊，吐了我一床！」

牠是純粹的元音，但因連接上面的詞，往往上面的詞收什麼音，牠就跟着發什麼音，因此牠添上了許多的音母，假借了許多的字樣。請看：

「哦，再見了。那末我們永別了。」

「你真要自殺，我好叫證人哪。」

「什麼？可不是小瘋子？小瘋子也會跑到這兒來啦！」

「是你呀，你又來了！你是幹什麼的？」

「哦，爸爸，爸爸呀！」

上面的「哦」「哪」「啦」「呀」都是隨着上詞的聲音而轉變的，她們的作用都是和「啊」一樣。其他如「噓」「哇」「喏」等，更是由「啊」轉變的。這些助詞已不常用，我們儘管把牠們淘汰好了。

在對話時要求答者對所問的話決定是非然否，就得要用「呢」「麼」「嗎」三個助詞來表示語氣。

「爲什麼我爸爸就會叫鉄樁子砸死呢？」

「奇怪，我怎麼剛才只覺得我是一個人在這屋子裏發瘋呢？」

「你是上海人呢，還是蘇州人呢？」

在這三句中，第一句是助尋求的疑問語氣；第二句是助無疑而反結的語氣；第三句是助選擇的疑問語氣。「呢」的用法，大概這樣。至于「麼」「嗎」不外前兩種用法。

如表有疑而詢問的語氣的「你見過金八麼？」「你們這兒有人叫小東西的有嗎？」表無疑而反詰的語氣的「你們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同媽媽去遊新世界回得遲嗎？」你受不了，難道我就受得了嗎？」（「麼」還可表示語態底警確。請參看汪魏泉先生的「麼」的另一用法·文載寫作與閱讀一卷二期。）

「麼」「嗎」的讀音，本和古音無非，不，否，沒等否定詞同是雙唇阻的發聲，不過收韻有平唇圓唇種種不同罷了。所以，下面各例句，是和用這種助詞的同一語氣：

一 你看了這本書「沒有」？

二 你看這本書「不」看？

三 你「是否」要看這本書？

四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現在我們要說到助詞「吧」（或作「罷」）了。牠是專助事理的揣度，或由自己裁量，或對人有所希望命令等語氣的。牠的發聲是和否定詞的「不」相同，所以起于

猜疑的意味。又因收音是長音，所以除猜疑外，還帶感歎助詞語氣。在文言文中相當「夫」「也夫」「也乎」「也與」等詞。

「今年雨水太多，收成恐怕不會好吧。」

「李文心的文章似乎比王文治的好吧。」

這都是助揣度事理的語氣，構這類句子常常用表估量的副詞。至于助自己裁量的語氣，則如：

「黑三就快來了吧？」

「有事，明兒見吧。」

助向人商請或命令的語氣，例如：

「怎麼，你要進來談談麼？那麼，請進來坐坐吧！」

「那你一個人先睡吧。」

助詞除以上所說者外，還有「的」「了」「兩」詞，她們都是被用在決定的語句中。「的」是表語態的警確，于語意與語氣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使說者的態度，對於所指示為決斷的話，確定而不游移，精警而不含混。有時似用為

指示代名詞，如文言的「之」，有時似用為聯接代名詞，如文言的「者」，有時又可譯為文言之「焉」，「也」，「矣」，「耳」，「云」等。

「我們是喝西北風長大的？」

「我剛才倒是想給四爺的。」

如把「的」字看着連接代名詞，那末可省一個同動詞「是」字。你看：

「怎麼，襄理，忽然這一會（ ）紅光滿面的。」

「說話（ ）楞裏楞氣的。」

「了」字相當于文言之「矣」「已」。普通語體文都寫這字，但除西南官話的一部分外，大都讀嘞，咯，常隨着語氣的情態而改變其發聲。所表達的語氣的作用也比較多。譬如助過去完成時的完結語氣：「四爺只是搖頭嘆口氣，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可是這個險我冒過了。」助現在完成時的完結語氣：「我福升實在不能再替您擋這門賬了。」「黑三來了。」助未來完成時的完結語氣：

中國 農村

合訂本

第一卷 上下各二冊
第二卷 每卷合售二元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這還吃粥馬上走，已經趕不上第一堂了。」「明兒你來時我一定做完了。」助預期或不定的完結語氣。這與未來完成時的完結語氣差不多，不過未來的時間沒有確定罷了，所以稍有不同。如「我得回旅館去了。」「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尋一個小婿子去了。」

表時間的完結語氣，不在上述四項。其他還有助虛擬，原因或結果及請求或勸阻的完結語氣。

「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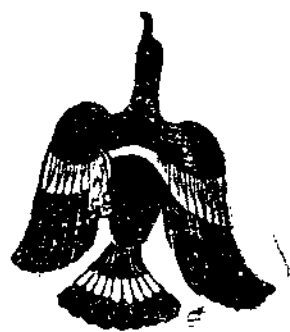
「若還是這末傻，便不給你娶了。」

前句是是在假設複句的「從句」中，助虛擬原因的完結氣。後句是在假設複句的「主句」中，助虛擬

結果的完結語氣。說到請求或勸阻的完結語氣，非常普通，差不多大家都會用的。如「八兄弟，今天可委曲你了。」「別多說了。」這類語句意思很明顯，處理很方便，不須我來多說了。

最後要說「罷了。」牠雖然同屬決定的語氣，但對於全句的意義，兼表一種限制或讓步的口吻。我們可引紅樓夢裏的「我們丫頭，眼裏沒娘罷了，連姑娘也沒了不成。」「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

本文所舉的例子，大多採取曹禺先生的日出中的對話。特此附誌。



方塊字的故事

吳天石

四 方塊字的表意

中國的方塊字是一徑的在畫畫兒，而且這畫兒還是畫的古代社會風俗，所以無怪用方塊字寫的文章現代人看不懂，讀不來。——這不僅是老百姓如此，一般的中學生也莫不叫苦。

然而在中國這好古的國度裏，古鼎古盤可以價值鉅萬，古碑古碣被人珍若拱璧，自然方塊古字要被學者視為無價之寶，認為是世界上最精粹的東西。至於用方塊字寫的文章你看不懂，那是活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來你們這些蠢如牛馬的老百姓不配懂得啊！

但這些學者先生也是可笑的，他們整天在畫，究竟畫的些什麼呢？讓我們舉幾個例來看看。

『葬』字的篆文是『葬』，據解釋的人說是『從死在艸中，一以薦之，』『葬』是現在的葬字，『一』是

代表的一條簾子或一塊布帛。在古代榛莽未開，大約人家門外一望就是無涯的亂草，人死之後，依古代的風俗，總是用簾子捲起來或用布帛裹起來，擲到亂草中去，所以『葬』字就畫成『𡇗』。葬去的時候，必有許多親友相送，當死者的屍首擲到亂草中時，許多禽獸必來爭食，這時送葬的親友那忍目視呢？因此弔字的篆文作『弔』，从人持弓，大約那時送葬的人必定都背着弓箭，預備禽獸來爭食的時候就射殺牠。所以這兩字，完全是古代社會風習的寫真。現在的闊人死了，盛以玻璃棺材，用水門汀造成墳穴，再不怕禽獸來侵了；送葬的人也都衣冠楚楚，沒有再背着弓箭的了；而我們的學者却仍舊畫着『葬』字，畫着『弔』字。

再如『家』字吧，從豕在宀中，這也是古代的家室的寫真。在畜牧社會裏家畜是人的性命，所以人的住處也就是畜的窠穴。那時節，人和家畜很接近所以替家畜分的名目也極繁瑣，即如同是一頭豬，生下來三個月的叫『豨』，生下來六個月的叫『豮』，兩歲大的母豬叫『豨』，公豬叫『豮』，三歲大的豬叫『豨』。此外馬、牛、羊也有種種繁瑣的稱謂。這些稱謂在現代都是多餘的了，所以這些字也就死在字典裏沒人再用。不過『歸家』，『離家』，『我底家庭』，『家』字却還在用着！且不說現代闊人的高樓大廈裏，冷熱水汀，天鵝絨地毯，在那裏找不到豬或羊的影子；即是尋常百姓人家的房子裏也那裏有養上許多家畜的呢？這『家』字，描畫古人的住處誠真切，描畫現代人的住室就不寫實了。

這些都還是古代風俗的遺留；雖不合現代的情形，對我們還沒有什麼毒害。還有些殘留着舊時代封

建專制的遺毒，提起來就使我們不快的。譬如在男權中心的社會裏，男人是看不起女人的，以女人爲私有財產，以女人爲作奸犯科的禍水，因此從女字偏旁的字，如『嬾』，『奸』，『嫉』，『妬』，『嬌』，『奴』，『婢』，『妖』等字便都帶有侮辱女性的意思。誠然，男女的平等，不在這些字的存廢上，然而在今日的社會裏，男人對女人的觀念改變了，女人已和男人平等了，這些字還殘留着就叫我們有不快的記憶。又如同一樣，死了人，在天子叫做『崩』，在諸侯叫做『薨』，在大夫叫做『卒』，在士叫做『不祿』，在小百姓叫做『死』，同一樣的，老婆，天子的叫做『后』，諸侯的叫做『夫人』，大夫的叫做『孀人』，士的叫做『婦人』，小百姓的叫做『妻』，這些稱謂裏也有濃重的封建臭味，使人凜懼於階級的森嚴！

上述的這些例，是代表着什麼時代的人的意思啊？這些字是早應束起來當研究古代社會史的材料看的了，而我們這愛好古董的國度裏的學者名流却還珍視着牠。說到古董的愛好，使我想起個故事來了：清代有位畢沅先生，他是位古董的愛好者，五十歲生日時，正巡撫陝西，他知道人家要賀他的生日，於是寫信給各處的門生故吏，叫他們送禮物的時候，只准送些古玩或古代彝器的拓本，這真是風雅的了。當時有位在北京住的學生，倉卒之間，找不到古董，於是急中生智，就到大餅鋪裏買了個鍋餅，用墨拓了一張給畢先生寄去，說是商朝的一個饅子。大餅因爲火烤的關係有許多紋線，正像古典的文字，畢先生收閱之後，大表滿意並約同許多幫閑學者加以考證。那知一考證居然考出這饅子的年代，文字，還印了一本查。後來，畢

先生回京了，見到那位學生就向他借那盤子看，那學生告訴他，這原來是塊鍋餅，早已吃掉了，弄得畢老先生哭笑不得。這是一個笑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而愛好古董的國度裏的人有時真會如此的。現在高倡保衛方塊字的學者先生，正是畢老先生一脈相傳的哩！

五 方塊字的表聲

語言是思想的符號，文字又是語言的符號，所以文字實是一種符號的符號。文字既是記錄的語言，因之讀音是最重要的。

方塊字在初造時確屬主形，可是到了應用起來便完全主音，對於字形只看作音的符號，牠爲什麼造成那樣的形，那樣的形表什麼的意義，是不去理會牠的。卽就方塊字的構造方法（下一節詳論）來說，『象形』、『指事』、『會意』，這三種文字是注重在形意方面的，『形聲』、『轉注』則屬半表音文字，『假借』更是純表音法。這樣說來，方塊字也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假借』字的凡同音字都可以任意亂寫的定例，離開拼音是只差一間的。方塊字這樣在進化，不是大有應加保存的理由了嗎？

然而不然，這只證明了文字進化的自然趨勢，至於方塊字則不僅形凝固，聲也凝固了！要知道字音的變遷，也是隨着時代而不同的，一個地方開塞不通的時候，牠的語音是一種，到了牠和外面交通了，外面的

語音流入了，牠的語音便又是一種。所以在封建社會中，交通工具未發達，人民老死不相往來，各地有各地的方音；到商業社會中，城市繁榮起來，有些鄉僻的村鎮也變了往來孔道，各地的方音便自然變遷，自然接近；到現在，碼頭上，工廠中，大學校裏，更有一種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鄉音鄉調，却又不是方言，而是大家聽得懂的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這完全是時代造成的。魯迅先生說過，海應讀爲每，滑應讀爲骨，但現在却沒有誰這麼讀。推而言之，波應讀爲皮，治應讀爲台了，也沒有誰這麼讀，然而每骨皮台，却是海滑波治的古音。

因爲語音是隨時代而在變遷，所以方塊字裏的形聲字也一天天在那兒增加，一部說文九千多字，形聲字就佔了八千多。到了宋朝鄭樵的統計，漢字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字，形聲字二萬一千八百有十。現在的方塊字大約有五萬字的樣子，象形，指事，會意的字，綜計起來，還不過十分之一，其餘便都是形聲字。這些形聲字便是歷代因新事物的增加和語音的變化而增添的。即使方塊字的表聲真非常完密，其難寫也不說，然而四萬多形聲字要記也無從記得。自然，假借的方法是可用的，然而經，史，子，集裏的『白字』我們的學者認爲假借，我們老百姓的『白字』學者却不承認是假借的，他們會做打油詩來嘲笑你的。何況『白字』也終於是難寫的呢！

還是讓我來說個故事收束這一節文章：據說清朝有位研究古音的大家顧亭林先生，他一天到晚是

研精潛思於古音學的，因為用功得着了魔了，連說起話來也有時說古音。一天，他在一位朋友家裏住，早晨，那朋友扣門說：『汀萌哉！』弄得顧老先生一時莫明其妙。後來那朋友告訴他，『汀萌哉』就是『天明了』，依古音讀，天明應讀汀萌，兩人不禁相視而笑了。方塊字是真奧妙的，依偏旁就可以讀出聲音，但這多半是古音，讀出來，只有古之人才聽得懂了。

六 方塊字的構造法

方塊字的構成法是學者先生視為最了不起的，我們得明白一下。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並且是八歲的學齡兒童在小學裏最先要學的。後世的學者對這六種方法的名稱及發生的次序頗有爭執，我們不去管牠，我們根據最普通的說法把這六種方法寫出來是：(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

在四五千年前，有個皇帝叫伏羲氏，他爲着便利人民創作了八個卦，這是中國文字的起源。伏羲氏死了，神農氏做了皇帝，社會開明，人事日繁，簡單的八卦覺得不夠用，所以到黃帝時候，社會上的人，要發表示意，就照着萬物的形象，畫起畫來。譬如☉象太陽的形象，☾象月亮的形象，𪗇象飛鳥的形象，𪗈象游魚的形象，這就叫做象形字。但人的腦子裏不僅想些具體的事物，還有時要表現抽象的意思，那無形可象，怎麼

辦呢？於是就有種記號字出現，譬如上作「上」下作「下」這是無形可象的，故假定一畫做個標準；在一畫上面豎一「丨」字，便是上字；在一畫下面豎一「丨」字，便是下字；這叫做指事字，意思說指着這事體的樣子，你看了這假定的形象，便可曉得這個字的意義，但專靠幾種簡單的筆畫，怎能表示複雜的意思；因此再進一步，又有把幾個字合成一個字，而這被合的幾個字的意義，便是合成的那個字的意義的會意字產生。譬如合人木兩個字成「休」字，意思說人坐在樹木下休息了；合一大兩個字成「天」字，意思說天是第一樣的大東西。這是由指事擴充而來的的方法。比象形指事稍微自由一點，但鳥獸草木山川的別名固不能用象形指事的方法，却也不能用會意的方法；又如一種動作，或一種狀態，因為些微的不同，便須分爲許多字，豈能一一造會意字呢？結果，又鬧得「此路不通」了。於是又造出一種形聲字：一邊寫這字的形像，一邊寫這字的聲音。例如古人見了長江的浩浩，不禁發出「工」的驚歎的聲音，看見黃河的滾滾，不禁發出「可」的驚歎的聲音，因之「江」「河」兩字的構造，即用「工」「可」兩字來作音符；江和河都是水，因又用「水」來作它們的義符。漢字到這時由表義而趨向表音的方面來了。但一個字的意義相同，而讀音因地域或時代的不同變更了，也不可沒有區別，區別的方法，自然又得添造文字，於是形聲之外，又別有轉注一種方法，例如甲地讀「謀」字之音如「某」，所以用「某」字作音符；乙地不讀「某」而讀如「莫」，於是改用「莫」字作音符而添造「謨」字，表音文字的勢力至此更膨大了。轉注雖因音變而字也跟着變，但仍脫離不了義

符如「謀」變爲「謨」，「言」字的義符仍舊離不開。這方法後來又覺不便了，因爲第一，聲音轉變，層出不窮，一一造字，實在麻繁得很；第二，副詞，助詞，感歎詞等等，很難得到適當的義符；第三，古代書寫的工具不便利，學問是口耳相傳的，這只能記住語音，不能記住字形，傳錄就不免訛誤。因之有些人毅然決然的舍義而來表音。只要聲音對了，無論寫那個字都行。這就發生了假借字。譬如「憔悴」可以寫作「蕉萃」，「髣髴」可以寫作「放物」，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了。

這六種造字的方法，完全是合乎文字進化的階段的，但沒有什麼神祕。即用假借的方法來說吧，仍是寫一個字畫一個畫兒，不能更進一步離開圖畫的形式，走上更高的階段。而且這圖畫的表意與表聲前面已討論過了，只是古代的意與聲，不適合表達現代人的意志。就是形像也因楷書通行之後，失去了原來的彎曲，鳥變了四條腿，太陽變了方的，象形的已經不象形了！那末在現代還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未完）——

中國鐵路問題

陳暉著

實價五角

新知書店 出版

習作展覽

同寢室的

楊明

教師命題對於學生已是一種束縛，所以學生選取材料的自由是不應該再被剝奪的了。聰明的學生常常善於利用這點自由說出自己要說的話。這一篇盡情地描寫着理想中的妻，見解都很通達。只有最笨的人才會想到責備我們的作者說他不應該這樣寫。——戴乾記。

「她」是我理想中的未來的

——我的一顆心，自己也拿不穩。

同寢室的。

她的性格很柔和，能忍耐，但是我也需要她會發躁，因

她現在在哪兒？——在她娘家

爲我不願她抱什麼托爾斯泰主義。

燒火，洗鍋，還抹灶。

還有：

她的面貌不很美，也不醜得難看。美了，她或許去和旁

布買回來了，她能裁，也能縫攏，穿出去，並不特別好，說

人同寢室。太難看，只怕我又要和另一個「她」同寢室了。

長衫，總得像件長衫。——於是不必找「成衣匠。」



有餚菜，她能做，做得不太鹹，不太淡，——免得我去尋廚子。

如果有小孩，她也會帶，尿布的洗刷自己來動手。——

這可省了我每月幾元錢去請奶媽。

平時，她能將我們的居處，整理得井然不亂。——老媽子也可以不用。

最好，她是個因家境貧窮而中途輟學的女子，看得懂

一些普通的書；兩個人互相研究，我以為比開什麼研究會要好得多。而且我書櫥裏的書亂了，不去親自整理也行。

而且，她的衣服，裝飾是不肯趕時髦的。

這樣的「她」才是我理想中的同寢室的。

自 訴

嚴志道

作者說出的都是久久鬱結在心裏的話，被宣露的事實包含着「宗法社會」合理與否的大

問題，同時異常親切地使我們知道了作者這一個人是怎樣成長的。我豈羨作者表現自己的技術。——

華維記。

哥哥幼年多病，母親們的時分，整天花在煎藥，煮湯那些瑣事上。我還時常看見留着尖指甲的先生來替哥哥看病。

在陰黯的牆角，灰黑色的板壁旁，我總是睜圓了眼睛，

張開了嘴巴，看着一隻小貓出神。但是，我在小貓柔細的黑

毛上，亮閃閃的眼光中，從來沒有找到一點溫存。終於我的眼睛擠攏，放聲大哭，把那黑色一團的僅能安慰我的東西

也嚇走了。

看上去是一個胖胖的醜小孩，然而他已經知道什麼是孤寂，什麼是失望了。

哥哥還是這樣多病；四五歲時，我便常常寄居在二十里外的舅父家裏。舅父沒有兒子，待我總算很好。說來並不奇怪，和表姊們玩着，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家。

等到回家，我又整天的逗留在鄰居的媽媽破舊的小屋裏，看她老人家紡紗。媽媽苦得很，在死去了她唯一的女兒之後，便孤零零的一個人活着。大風呼吼的寒夜，她老人家一聲不響的坐在小橙上呼呼的紡紗。我坐在他旁邊打呵欠，兩手揉着疲倦的小眼。慘淡的燈光，沉悶的聲音，混成

了一片。

在那里我却取得快樂，聽到許多有趣的故事，同時也知道了什麼是同情，知道了媽媽怎樣會陷到這老而苦的境地。我寧可整天的關在這破舊的小屋裏，不願意回家去看哥哥妹妹們快樂。

「求學」在我是一件無可無不可的事，根本以前我就不知道求學是怎麼一回事，早上跟着哥哥挾着書包去，晚上又挾了回來。鄉下的先生，那有閒功夫管學生的功課呢？一天天的光陰還不是隨隨便便的來，又隨隨便便的過去？等到瞎子摸出門，十幾年的光陰，已經去得乾乾淨淨了。

社 君 慧 著

婦女問題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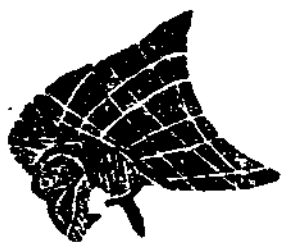
每 冊 四 角

作者用了科學的歷史觀，把各個不同時代中的婦女地位，婦女問題的發生及發展，中國的婦女運動和法西國家的婦女運動，以及蘇聯的婦女生活等等，都作一有系統的分析及描寫。對於目前許多歪曲理論，也加以嚴正的批判。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棘路

李守章

二

正如幼稚的張楚芬所說，那確是可鄙棄的——按着一個女孩子落地的情形看來。

那是一九一〇年的殘冬，一個北風正緊的雪夜，有一所農舍裏到夜深還透着燈光。這兒靠近雖也有幾處同樣破舊的農舍，但已隱沒在黑暗之中，燈光使這唯一的農舍存在，可是牠被廣漠的北風撼動着，倒像是大海裏一隻迷了方向的孤舟。孤舟裏面，這一天真應該謝謝上帝的恩義，一個沒有帶來榮譽的小生命誕生了，她的誕生總算沒有給她母親擔受過分的痛苦。

她自己，一到茫茫的世界中來，剛啼哭了半聲，便在不太妨害微弱的氣息的情形之下，相當地被阻遏了。屋裏有三個人，除掉產婦軟弱地躺在牀上以外，一個老太婆，一個較為體面些的壯年農夫，都活動得很靜默；大家都有一點對這小生命負疚的神氣。

老太婆在另一間黑屋裏摸索出一個預備好了的竹籃，約有一尺寬二尺長，她一方面掏些破棉絮把嬰孩包紮起來，把她放進了竹籃；又在嬰孩的左右前後上下，塞滿了厚厚的一層破絮，只露出一對小小的紅鼻孔向上。在這其間，她有着開始萌芽了的祖母的愛，她在內心裏責罵着自己：如果不是爲了自己貪種着這一塊沒多大好處的地，真該把女兒早些嫁了，不但沒有這些醜事，自己也就有了抱得住的外孫女兒了。這麼一想，她昏花的老眼裏早流出了淚，一隻動作的手也就抹到鼻端下面去了。產婦原也閉了眼在冥想，眼角的淚珠間斷地拋出，一聽到母親醒鼻子的聲音，開眼向竹籃掃視了一下，便情不自禁地低低的嗚咽起來了。青年農夫低下了頭，拖長了一聲輕微的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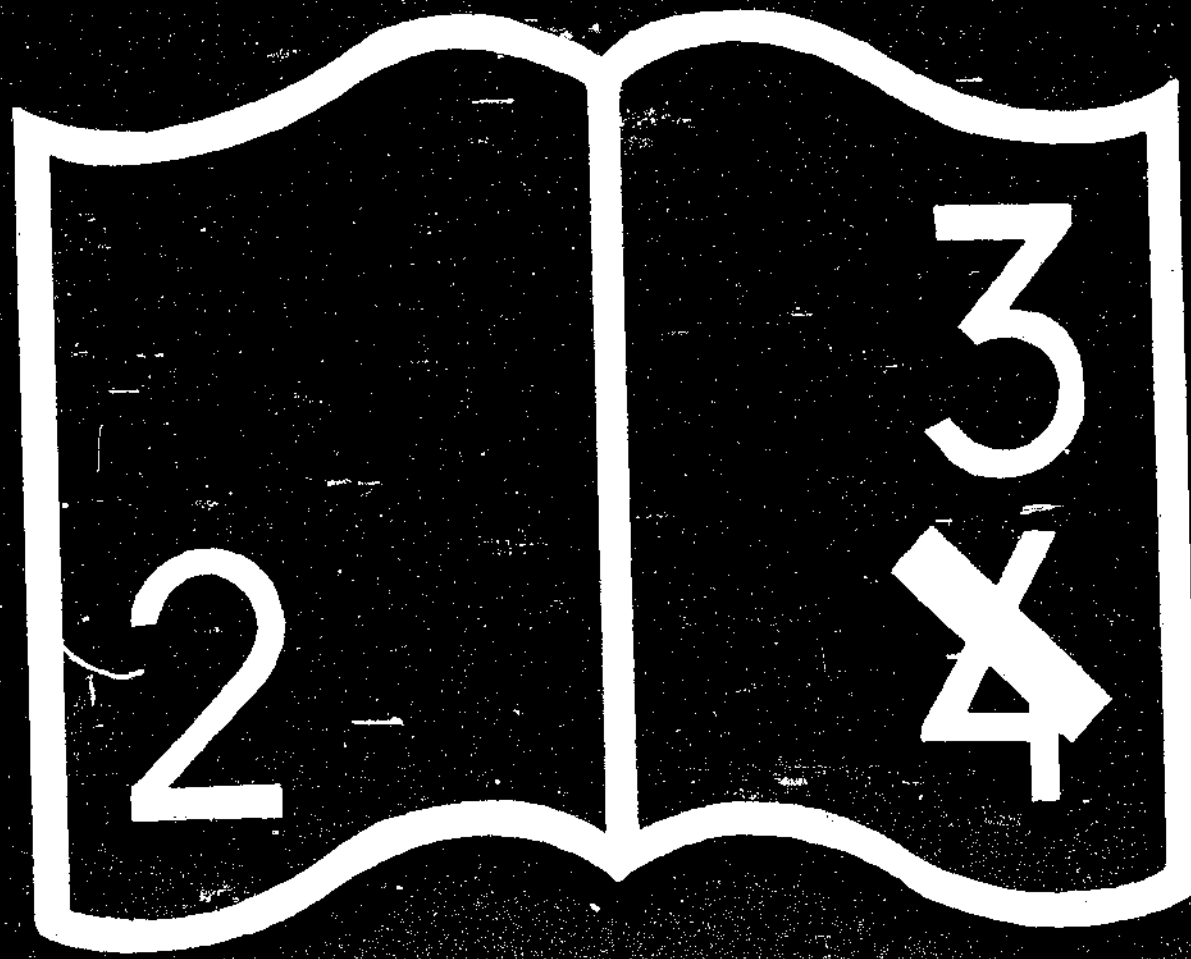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別呆看啦，現在是你的專兒了。』她包紮停當了，從新用溫撫的口氣問着：『方纔酒飯吃夠了嗎？酒該多喝些，纔擋得住風。』

『夠了！』他緊了緊腰帶，將垂着的髮辮盤到頭頂上去，把一頂縫有耳子的毡帽纏得結結實實，然後提起了竹籃。

產婦以沉重的眼色望了他一下，哭聲放大了起來；這却激怒了老太婆，她以做作的低音罵着：

『又忘記了嗎？想出醜嗎？現在這樣號喪，當初騷什麼！作什麼孽！我……』她的衣袖又擦上了鼻端。

男子背着身預備走出去，她一把拉住了他：『天地良心！你瞧，多討喜歡的苦命的丫頭！你心裏有數，我



编码错误

娘兒倆是怎麼待你的！你別要忘掉了這一天！你記好！孩子要送到鎮上街頭裏祥泰雜貨店的窗臺上，好好要掏去孩子嘴裏的棉花，祥泰號那個小徒弟心眼兒好，許會半夜把孩子提進去的，他老闊好行善，不愁孩子不活了。」

老太婆送他到門口，他剛把破舊的門開着一條縫擠了出去，一陣尖風夾着雪珠便驀地撲了進來，老太婆打了一個寒噤，立刻將門板抵上。

她一方面爲了風雪中的孩子低泣着，而另一方面也感覺到心裏空鬆起來，她似乎是快樂地想着：幸而是今天，不到十天過大年，縱使有人來，也沒甚痕跡了。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她怎能料定人家知道不知道呢？可是，那一個毫無過惡的小生命，却只得走向尖風冷雪的世路上了。

那個鄉下人頂着北風走向鎮上去，偶然碰着守犬躲在草洞裏吠了數聲，旋又寂然了。只有無邊的風木的悲嘶，和着無可奈何的寒冷與雪花的襲擊，把他的神志弄麻木起來。他一點也不退却，而且常把凍僵了的手將竹籃舉到耳邊，對準小孩鼻孔透氣的地方，想聽一聽小孩是否還有氣息，顯然地，這目的終於沒有達到。他悲哀地懺悔着，覺得以他一個平常的種地的人，家裏有爺娘妻小，實在不該這樣作孽；對於他目前所遭遇的致命的寒冷，反倒覺得足以洗淨他的靈魂似的順受着。他有十一二里的程途，但那鞋襪早就

透濕了快要冰結，兩隻腳幾次地像失了作用，但他不得不掙扎着前去。

一走進街頭，風雪似乎減煞了威力，耳邊也靜定了許多。他留心摸索到祥泰雜貨店的門口，那邊側有一排緊閉的窗關，下面便是伸展出來的磚臺，他將竹籃輕輕地放在上面，仔細地把手指探到小孩嘴裏掏出了一塊棉絮，忽地哇的一聲，把他驚喜得跳了起來，隨即邁開大步奔了回去，心裏充滿着無限的快感。

小孩開始自由地哭了，她也許哭着一個問題：生和死對她不知那一方面比較幸福？

從此那對誠樸的壯年男女便無處追踪了，而羅素璘也就永久失掉了她唯一的父母，輾轉地由小小的慈善家們送到這省城的孤兒院裏來。

孤兒院設立在背着湖面的一座古舊建築裏，那湖面橫亘在省城的南半城城內，和縱貫東西的一條山脈成了一個T字形，景色倒也幽雅。院裏附設了一個初等小學，也還有習藝室，音樂室，孤兒宿舍種種的佈置，但房屋却並不算多，清潔與衛生根本談不上。建築方面，比較體面些的是一幢舊而不破的大樓，樓下是辦公處，而樓上是職員們的宿舍；孤兒們却骯髒地塞滿在其餘幾堆的平房裏，給人一種襤褸的感覺。女孩兒另住在一處，管理她們的是幾個嚴厲而刻毒的女傭工，年紀都在四十以上，根本沒有家庭的孤兒們，照例在十歲以下，可以由人家領帶；十歲以上，也就慢慢地被遣散，牠總還保持着一個相當的數目，寧少毋多。而這相當的數目，也還是做手工，當樂隊，都具有一點可供剝削的技能。至於被領帶或被遣散，雖

也有保結的手續，可是他或她們究竟被領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那只有天知道。

除掉手藝熟練而又可以作為領班的人才外，他們都很难被留到十五歲以上。在這其間，羅素璘倒是一個例外。她既幸免於被流氓們詐領了出去，又沒有遭女傭們『上下其手』地被價賣；便是到長得頗像樣的時候，也還沒有被高級職員們當作禮物送給闊人們做洩慾的對象。可是，從這所謂慈善事業者手裏得着了僥倖，她大概要付給更大的代價的。

素璘九歲上被派為附立的小學學生，第二年上那位男性的老院長去職，替來了一位半新不舊的老處女，叫做胡從貞。她年紀不過三十五六，但她那副老氣橫秋的面孔，却使誰也不願意去估計她的年齡了。她就職以後，很快便發現到素璘是一個好孩子——她不但已經會拈起針線來補補縫縫，也能幫助職員們做些額外的飯菜，而且讀書雖只是她工餘的點綴，她在一級裏還是名列第一。這一方面是由於事實的訓練，她幾乎成了職員們共同的婢役；而另一方面，也還是由於她的天資頂高。同時，不知怎麼地，胡從貞從她那灰污塵膩的衣履中，發現了她娟秀的本來面目，因而下了提拔她的決心。

使胡從貞微微失望的，是這女孩子的性格。她簡直不大開口，情緒的表露也使人難於揣測，她只知道應人們的呼喚而工作，一點也不懂得怎樣獻殷勤，使人們想愛她而又不屑去愛她；換句話，她一點也不貼身。

她漸漸成了院長專有的婢役，她有了奔走於孤兒院和院長公館之間的光榮，全院的人都對待她好起來，可是，這並沒有增加她一點歡喜。相反地，她對胡從貞十分討厭，胡從貞的面孔給她一個黃鼠狼的感覺，她只怕她，在威壓之下，她是求避開她而不可得。

院裏附屬的小學原該四年畢業，但院長却給素璘跳升了一年，三年後便將她保送到女子中學所附立的高等小學裏去了。在院長的意思，如果素璘對於她『有用』的話，是應該使她速成的。

這種特殊的恩惠，也並沒有增加了她的幸福，她甫一和同學們接觸以後，便深深地體驗到寂寞的滋味了。在高小裏，她必得通學，她回轉去的那個大門，反成了羞辱的一種表徵。在一般同學的眼光之下，她不得不咀咒着自己的生世，但一進大門，舊時的伙伴們給她以一種十分羨慕的眼光，這又使她感覺到親切了。在這其間，社會不平的苗在她心裏滋長着，她引此為莫大的痛苦。

背地流淚，是她在院外上學最大的收穫。

時間較久，一部份同學和她接近起來；而多半是因了她的功課結實，必要時好倚賴她做一個救急的助手。甚至有平時瞧她不起，而到考試時便和顏悅色地來討好，買吃的用的，小禮物送給她，她接受的很少，而幫忙得很多。這也使她體會了一種世情。

一受到李默君慈祥和藹的看護，她纔發現到人類中也有她可以親近的人。這位李老師在同學們鬧

意氣的時候，却常有這樣的口頭語：『窮苦並不是恥辱；』拿華富來驕人；或蔑視窮苦同學的人，纔真是自己莫大的恥辱！』有一次，一個知道李老師底細的女同學，在被斥責以後，竟在素璘面前翻出默君の出處，這使素璘大大地興奮了，她恨不得一下就跳到默君的懷抱裏去！從此以後，她對默君的感情，便在老師大姊之間了。

考進了初中以後，胡從貞對待她也大不相同，她把她的牀鋪攔在自己的房裏，並且和她一桌吃飯，甚至有些事也和她商量商量的。可是，對於孤兒院的條例與規則，對她却一點也不放鬆，因為她是院裏唯一被供給上學的人，她對她有無限的企圖，也只有這些條例，可以把她困在掌握之中，不致於飛掉了。

素璘的智識增長了，她隱隱地看到站立在胡院長恩惠後面的是什麼，她的地位和她的希望成了反比，她抱着莫大的隱憂！她將自己所住的地方，看成無法擺脫的地獄；偶然地，也就把默君的家庭，看成天堂了。

三

那天夜裏，素璘心裏嵌着一個韋蕭的印象，很匆遽地趕回學校，一直跑到高級部宿舍裏去尋找武文儀。那時候各寢室裏的同學們還不很多，因而頗覺得寂靜；大概有些在自修室裏，有些回家或外出還沒有

回校——那時學校的管理方面是比較寬大的。武文儀在學校裏頗具一點聲威，雖然大家對她的印象各有好壞不同，總之都知道她。她是一個身軀比較肥碩，橢圓形的臉上架着一副淡黃色眼鏡的女郎。她佔着一間很適宜於她的寢室，在一排的另一端，旁邊有一個扶梯通到樓上，但這扶梯已經堵塞起來，所以在樓下是僻處於一角，而樓上又不能由此經過，顯得十分隱蔽而幽靜；同寢室的幾位，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學；寢室檐前是一個長方形的花園，樹木與花草蔥鬱地掩映在月光之下。

在室內，素磷焦急地坐在昏黃的電燈下，她計算着文儀的事兒應該完畢，不耐煩的等待着。可是，她原先熱切地儲在心裏的問題，稍一靜定，便覺得這些問題對文儀發問也有困難；有些話該不該問，確有些難以爲情，她想着，便把那秀削的面孔潮紅起來。

當武文儀和同寢室的同學們從走廊裏跳到近邊的時候，素磷便佇立在門口迎迓着，她略一遲疑，立刻拉住了文儀，跑到走廊下面的花園裏，偎坐在一張石櫺上。文儀對於她要求背着人向她談話，有點驚異。

「怎麼李老師家飯吃得那麼早！我們還剛散會呢。」

「今天是那小妹妹的生日呢。」

「喲！若是我知道，便不吃飯也該先去一趟的。今天的菜自然是好的了。」

「李老師自然是講究的。不過——今天同席的還有男客，拘束得慌。」

「是一些什麼人？」

「幸而只有一個姓章的——」

「章蕭嗎？那傢伙一見到生人，總是靦靦覷覷的。」

「他今天倒說了好多；這就是我要和你談的了——他攻擊獨身主義，而且是指明了姐姐的。」

「該死！他又拿我做題目了。他怎麼說的呢？」

素璘覺得文儀的口氣很嬌柔，並沒有蘊怒的意思，她便把章蕭的話轉述了一下，並且聲明她自己學識不夠，容或有傳達不出之處。

乘着由樹隙透下來的月光，素璘感覺到文儀的黑眸子從鏡片裏直射到她的臉上來，一方面還追問着：「對於這傢伙的話，妹妹覺得怎樣？」

素璘低下了頭：「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話，他似乎——也有點道理。」

文儀把一隻肥圓的手腕鉤住了素璘的頸子：

「妹妹！你怪可憐！你沒有接觸過男子，男子們都是這樣說的呢。」

「不過，這章先生很像有學問的樣兒。」

「自然囉，他是我們的理論家哩！這傢伙嘴巴怪能，書也看得多；不過我不大瞧得起他，單理論講得高

明並不一定是好的革命者，我只看重實行。比方拿獨身主義來說！他講的是理論，我講的是事實。姑無論普通的男子沒有好東西；就我們的一些同志來說，他們根底裏也都是些蔑視女性的傢伙。我在民族解放上和他們在一起，在婦女解放上縱使他們講得天花亂墜，我也還是不信他們——相信他們是極其危險的。而且革命和戀愛終竟是矛盾的，我們既反對舊式婚姻，也反對小資產階級式的戀愛的玩藝，我們只有獨身能保證我們的事業。事實上我們有好幾個女同志，一結了婚，她們的革命性便減低了不少。」

素璘惘然了，她沒有和文儀辯論的能力，她只是說：「韋蕭原說是婦女解放要我們自己來努力的。」
「妹妹，我看韋蕭給你的印象太深，恐怕不僅是幾句理論話的效力罷？」文儀偎倚着她，說得很低，但却像轟雷似的使她失魂落魄。

「姐姐，你今天是什麼的！——我不過是佩服他的學問見識罷了。你和他是老相識，我不過見了一面……姐姐，你忘記我是一個需要你指導的人了嗎？」她臉紅了，以誇大了一點的激怒意味說。

文儀很自然的把她手腕緊了一緊，成了一個半擁抱的姿勢，她親熱地搖撼着素璘：

「我說的也不全是玩話。你的確需要多接觸一些人。要說指導的話，我真不敢當，韋蕭到底要比我高到百倍。你雖然老是要我介紹你加入我們的團體，但我究竟要顧全到你的環境，假使一日黃鼠狼翻了臉，你的一切都失了保障，我實在負責起這樣的責任。不過現在想想，我們的團體已經發展得很可以，廣東

的勢力快要向北擴張了，內部也還能夠設法，你如果有勇氣加入的話，我覺得現在是時候了。那裏面像韋蕭那樣的人物多着呢。」

『我怎麼沒有這種勇氣？』素璘幾乎高興得跳起來。

『我知道你求智識的慾望很高，我現在管不住你了——嘻，我不會和韋蕭搶着你的。其實，我一切的工作從來沒瞞過你，我老早就把你看作一個很好的同志了。』

這一天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素璘覺得一切都變了，她面前似乎展開了一條光明的大路，這光明的閃耀，甚至使她懷疑到目前是不是一個迷夢。她借着月光端詳着文儀——對方却正在嗚嗚地告訴她一些加入團體的手續——也似乎陌生了，她發現了那種圓圓的面孔和那肥碩的軀體的美，那隻壓着她的手腕也有了使她顫慄的快樂的魔力，她的心房急跳着，忽地發生了一種想擁抱文儀的慾望。

『文儀姐！仔細露水重着了涼呀！』走廊上猛然尖叫了一聲，隨即就是一陣響脆的大笑。

『怎麼今天羅女士來，不理會我們了？有什麼好話不和大家說說？』又是一陣笑。

她倆回過頭來，四五位女同學都站在廊檐下朝着她倆大笑。素璘把文儀的手輕輕捏了一下，低低的說：『我得趕早回到院裏去，再會！』

她踏上石階，只對大家含羞地點頭一笑，便匆遽地走出去。

兒 童 劇 本

許 幸 之 作

最 後 一 課

這是一個兒童獨幕劇，作者用沉痛悲憤的筆調，把敵人怎樣用毒辣的手段來奴化一班天真的孩子們，以及漢奸們的可惡無恥和一羣不願作亡國奴的羔羊們的怒吼。描寫深刻動人。四分

古 廟 鐘 聲

這個兒童劇本是描寫一羣東北的流浪兒，他們怎樣一致團結起來把鬍匪擊退。在這國難嚴重到無以復加的今日，這個劇本自有其偉大的意義的。八分

蘇 聯 的 發 明 故 事

克 定 · 廖 甲 譯 三 角 五 分

作者用藝術的手腕，描寫蘇聯的科學發明，怎樣在大眾集體的勢力中飛速地開展。故事豐富，趣味濃郁，是一本精彩的科學通俗著作。而作者描寫技術上的成功，又可以作為一本優秀的文藝創作看。

大家包圍了文儀；但她却鎮定地說：「素璘要求加入，下星期她便是正式的同志了。」

上 海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環 龍 路 福 壽 坊



小樓

王家棧

「翠小姐，翠小姐，我又不成了，背脊骨裏漸漸冷起來了。——什麼，二條碰。你吃嗎，壽翁對不起，我碰。——這糟糕的牌，我真不知打什麼好，——三條吧！——翠小姐，你——你給——給我拿一條棉被來……」

這樣斷斷續續地一面說話，一面用全付注意力集中在麻雀桌子上的邵六爺，是一位鄉下紳士，年紀已超過五十，可還不會留鬚，瘦瘦的個兒，黃漂漂的臉，因為近來正害瘧疾，顯得更黃，而且連眼珠上都給塗上這種色澤。頸子裏有一個比拳頭略大些的贅疣，遠遠望去，連了上面那顆並不很大的腦袋，肩膀中央，有如倒插了一枚葫蘆。在任何方面都非常儉省的邵六爺，頸子裏會長這麼一團浪費的飢

肉，顯然有點不合適。若使這半磅肥肉長在他家豢養的母豬身上，邵六爺一定要樂意得多。

照梅鎮紳士們的習慣，打麻雀在翠喜家這間臨街小樓上是極平常的事。翠喜這名字，初初聽來，很容易聯想到一位嬌滴滴地十分迷人的大姑娘，然而不然，三十年或二十年前是這樣的，如今她雖仍保持着小姐的稱號，雖仍把頭髮梳得很光，臉上抹了脂粉，到底年近五十，沒法說她不老的了。在從前，客人們除了打牌抽烟之外，總還帶着些別的用意，如今翠喜固然老了，而她領養的一位乾女兒又只得十二三歲，可是客人們或是戀念着舊日的交誼，或是希望着未來的機緣，這小樓倒並不因此冷落。

然而邵六爺常在這裏流連，却全不是爲了那些，他最關心的只有一樣東西——錢。凡是化錢的事，六爺總不喜歡，凡是能找錢的事他總高興，凡是化他錢的人都是他的仇敵，凡是能使他得錢的都是他的親人。辛苦了一生，積聚的財產，雖沒有自己期望的那麼多，在旁人看來確乎是一個可觀的數目。要這些錢作什麼用，那連邵六爺自己都沒有考慮過，他仍用最大的努力去找錢。說起他的節儉，誰都不能不表示佩服。譬如雅片吧，逢到賭局，由頭家供給，他雖抽到十筒二十筒全不頭暈，若使沒有賭局，要自己掏腰包，時則用米大一粒烟泡和着開水吞下，也就可以過一整天，有時竟硬着頭皮讓鼻涕和眼淚儘流，連米大那一秒也省掉。你到他家裏那破爛的情形決不會使你相信他的主人是一位財主。臥室的隔壁就養了一窩豬，這些豬並非自己吃的，將來連窩灰都得賣錢。家裏從沒有儲積過一升以上的糧食，收了租米，立刻賣錢，每天所吃的則零星去買，有時一升黃豆用鹽水煮煮，一家可以過兩個整天。太太和一個

女兒非但吃得比牛馬還壞，還得像牛馬那樣給他打雜，而且她們的胃口永遠是使六爺發怒的原因，他往往借一個因由，三天不買糧食回去，讓娘兒倆偷偷地到人家田裏去掘些青菜來充飢。

若使邵六爺沒有那套麻雀本領，贏三五十簡直毫不費力的好本領，就是用手鎗頂住了他的胸懷，也決不會同這小樓發生緣分的。他的麻雀可真拿手，雖也有場把要輸，然而月底結算起來沒有不贏的。於是他把麻將看作一種營業，碰到配胃口的搭子，莫不竭力奉陪。就像今兒坐在對家的那位壽翁，這胖胖的花行老闆，打了二三十年麻雀，逢到一手清一色的時候，還會像擺七巧板似的把十三隻牌顛來倒去配搭子，弄得滿頭大汗。又如六爺下家那小亞，這不過十六七歲的孩子，新近死了父親，承繼着一筆遺產，捱入邵六爺等的圈子裏，不過幾個月，他那滿臉的大爺派頭，輸錢不輸脾氣的架子，六爺認爲是最爲適宜的對手。時季是初夏，雖不炎熱，但穿了單褂也不至於打抖的

了，胖胖的壽翁還時常接過涼手巾來擦臉，而邵六爺因爲血管裏潛伏了兩晝夜的瘧蟲又在活動，不由的有些忍耐不住，脊梁上真像給人倒了一勺涼水似的，使他汗毛直豎，黃黃的皮膚上時時繃起一層雞皮疙瘩，而且一陣緊似一陣。但是他對於麻雀，仍舊全神貫注，毫不放鬆。六爺覺得放棄今天這個機會是可惜的，因爲除了壽翁小亞，另一位對手也是六爺所謂好戶頭，這人名積之，是鄰鎮一個擁有千把畝收租田的地主，難得到梅鎮來，他是出名的糊塗蟲，好像永遠不會睡足似的，坐到麻雀桌上，總是一個毫不重要的配角，像入定的高僧似的，他默不作聲，朦朧兩眼，只是奉行公事地砌牌，抓牌，打牌。有得成就成一付，沒得成也決不像壽翁那樣急得青筋亂暴。六爺明知今兒是瘧疾的周期，爲了錢，怎肯不跟他們周旋。

大家聽見六爺一疊連聲的喊拿棉被來，忍不住都笑了。

「你們笑什麼，人家病也是好笑的！」雖是一種抗議，

六爺的語氣却很溫和，還帶着笑容。除了對於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六爺永遠像彌陀佛那樣帶着笑容的。——翠小姐，快些哪——愈加冷了。」接着是牙關一陣抖動。

「要不要給你生一盆火？」翠喜拿了棉被來，小心地給六爺圍在椅子裏，一面露出兩粒金牙齒笑嘻嘻地說。

「翠小姐，你總愛打趣人。——不，你還給我圍得高一些，連腦袋包在裏面吧，別遮了眼睛。——這樣成，好極了。——怎麼，你這被窩香噴噴的，出色哈，哈……這麼一來，我的牌一定會大盛了，哈，哈……佛，佛，佛……」那佛佛的聲音是上下嘴唇在交戰時發出來的。

「贏了那麼些還不夠？」

「……佛，佛……不，沒有多少，我輸贏倒不在乎……只是牌總得順溜溜的才有味……」

「你看你成了什麼樣子，你看你成了什麼樣子，哈，哈……」壽翁今天也是贏家，所以發出宏量的笑聲，手裏抓了一隻牌，只是睡着眼看定了六爺笑得喘不過氣來。

「別笑了，打吧！」六爺把被角拉緊一點。

「六爺哈哈……我就笑你這好賭的脾氣，我總沒見過像你這樣害了病還高興打牌的，哈哈……積之先生，是不是？」

「噲，噲。」積之居然也張開眼睛瞧瞧六爺，像聞了強烈的鼻烟似的嘻嘻嘴笑了。

「我那裏好賭，佛，佛……」六爺忍住了一陣戰抖，「我是不得已，若叫我不這樣尋尋快樂，早就氣死了！」

「你有什麼氣的？」翠喜側着腦袋問。「有了那末多錢，還氣死，世上的人早就死光了。」

「我有錢？」六爺像給人扎了一針似的幾乎從棉襖裏跳了出來。「翠小姐，你也說我有錢？我的錢在什麼地方？你到我家裏去瞧一瞧就知道。你想吧，我有了那一妻一女，兩位寶貨，就有錢也早給她們攪光了，別說原是精窮的幾畝……啊，白板，成了……佛，佛……倒是一付兩番……六十四，一百念八——積之先生，你不住在這兒，不知道

我家的底細，說起我那內人，真是一言難盡！」六爺立刻萬

分苦痛似的繃起眉頭，「所以我實在是窮開心，我那裏愛打什麼麻雀，不過解解悶，過一天是一天，自己也知道荒唐，但有什麼法子？——不，一百念八，你當莊，二百五十六壽翁，這裏面只有二百五十四，少兩個小子子。——對了……」

「打頭！」小亞搶出來說。

「啊，話說昏了，幾乎打頭都忘了。——所以，積之先生，壽翁也知道我這苦衷的，我打牌完全是飲鴆止渴，否則我的心早碎了。輸贏倒不在乎……」

「別胡說八道了，誰信你這屁話，你這個鬼！」小亞扁着嘴，輕蔑地瞋了六爺一眼，「你瞧，你已經贏了十來塊，這够你買兩石黃豆，一家子吃鹹水煮黃豆，一年都吃不

了！」
「對的，我們的小亞兄說得對。」六爺覺得若使跟小亞的友誼有一些裂痕，實是最大的損失，所以什麼都能忍受，有時連小亞毛手毛腳地捏他一把頸子裏的贅疣都仍

對他甜蜜地笑的，罵一聲鬼，打什麼緊。「真的，積之先生，我窮得常吃煮黃豆，說起來也慚愧！」

「噲，噲。」積之打了一個呵欠。

大約過了兩圈，又輪到壽翁的莊，他的牌忽然順旺起來，一連成了四付，都有番頭。壽翁興奮地用涼手巾不住擦額角，那氣派似乎永遠不會讓出莊來的樣子。這便六爺着急了，自然比剛才瘧疾發作的時候更加着急。看看自己的盈餘，已有一半移了過去，於是心生一計，囑道：

「壽翁……佛，佛……我不成了……佛……佛……」

「你看我抖成什麼樣子了……」六爺的冷勢已較前稍好一些，但他却故意把裹着的被窩都牽得率率抖動。「……翠小姐，給我點一點烟燈……壽翁，我們略擱一擱手，讓我歇一歇……」

「這怎麼成，我連莊呢！你可是故意搗我的亂？」

「……不，那倒並不是，我委實抖得尿都要撒出來了。」

……壽翁，六爺一面伸手把壽翁砌好的一行牌抹亂了。

「……我只抽一筒。」

「不，至少等我下了莊。沒有這規矩的，沒有這規矩的。」

壽翁捨着把牌重又砌起來。

「積之先生，請你原諒，我這個病真要命，此刻可真的勉強不來了，稍爲等一等，怎麼樣？」

「隨便。」這客人好容易開了口。

「你看，壽翁，連客人都答應我了，你爲什麼一定要爲難，我們這點交情都沒有了？」六爺竟站了起來。

「小亞，你看六爺是不是不講理，是不是不講理？」於是壽翁向另一個鄰居去要求救援。

「我們的小亞兄決不會像你這樣不講人情的，他最義氣，對吧？」六爺順路在小亞的肩頭上輕輕拍了兩下。

這一拍，使小亞只是笑迷迷地看着那暴出了眼珠的壽翁，並不表示態度。而六爺背上駝了那條棉被，已勝利地一仰身倒在烟榻上了。

「晦氣，壽翁無可奈何地嘆着氣。」我從來不會見

過這種規矩！」

爲了要使抽烟的時間延長一些，六爺仍得發抖，可是又怕影響到那盞烟燈，所以只把攔在橙子上的一條腿子稍稍掣動。

六爺正從翠喜手裏第二次接過烟槍來的時候，忽然樓梯上一陣響聲，走上一個小姑娘來。她穿着一套寬大而不合身的舊布衫袴，使她露在外面的四肢和腦袋細小得像稻草人一樣可憐。她上了樓，站在樓梯口，用法怯的目光四處窺探。

「六爺，你家小姐來了。」翠喜從床上昂起腦袋，「坐找六爺嗎？」

那姑娘點點頭，雖已看見了裹在被窩裏的那個父親，可是她仍站在那兒，默不作聲。

六爺起初似乎全沒理會到這件事，只是屏了氣繼續抽烟。等到放下烟槍，才轉過臉來，瞪着他女兒：

「你幹麼！」聲音是短峭而嚴厲的。

「媽說問爸拿兩毛錢買米去。」

「買米？我不回家吃晚飯的了。」

「但是我們……」那姑娘把目光看定了自己的脚尖，並不敢抬起腦袋，說了四個字就咽住了。

「你們……」六爺幾乎說出你們爲什麼要吃飯，因想今兒有客人稱之先生在，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於是改口道：「你們隨便弄些什麼吃吃就是了，如今米糧貴……」

「黃豆！」小亞含着說，說完他自己笑了。

「對啊，隨便什麼都成。世亂年荒的，幾畝破租田能找幾個錢出來，還不節省節省？你們總是來逼我，我病到這樣，你們逼死了我有什麼益處——咳，積之先生，你看我這家累如——何——得——了！」

那小姑娘木然地站在那兒，既不開口，也不離開。

「真是不得了，不得了！——翠小姐，你借一百錢給我，打發她去吧。」

六爺等翠喜下樓拿錢的時候，順手在烟盤被抓起一個烟泡揣在懷裏。心想若使明兒沒有賭局的話，一天糧草就有了着落了。

書 夢 連 環

陳惠齡作畫

顧民元造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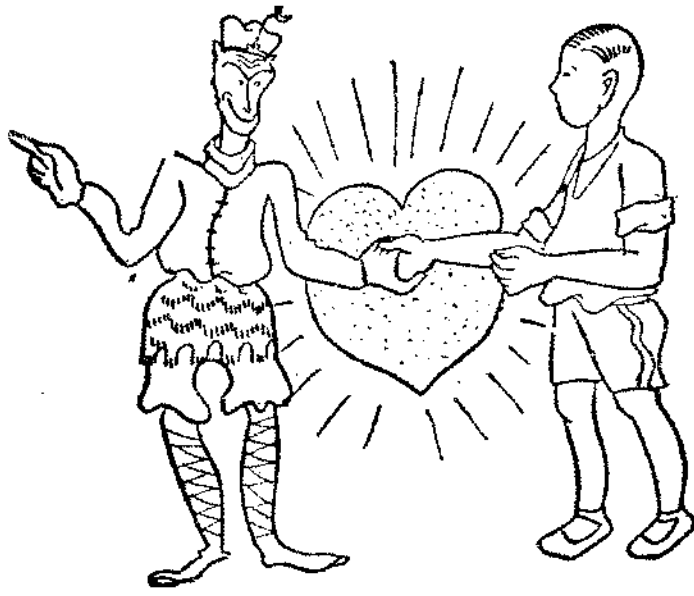
西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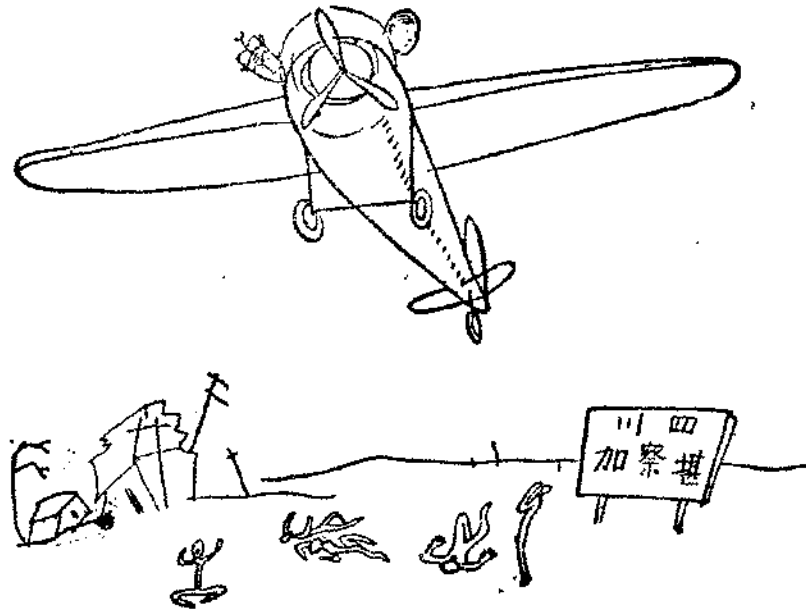
(一) 志文找到一部吳承恩的西遊記來讀，他的祖父說：「讀了西遊記，到老無志氣！」大概因為西遊記沒有許多儒家的大道理，和佛教精神也不全符合，所以他的祖父勸他不要讀下去。



(二) 志文終於把西遊記讀完，書裏的神怪啓發了志文的想像；到夜間，奇形怪狀的幻影都來拜訪這位精緻的讀者了：志文並沒有嚇得出一身冷汗，他覺得他們是他所熟悉的，都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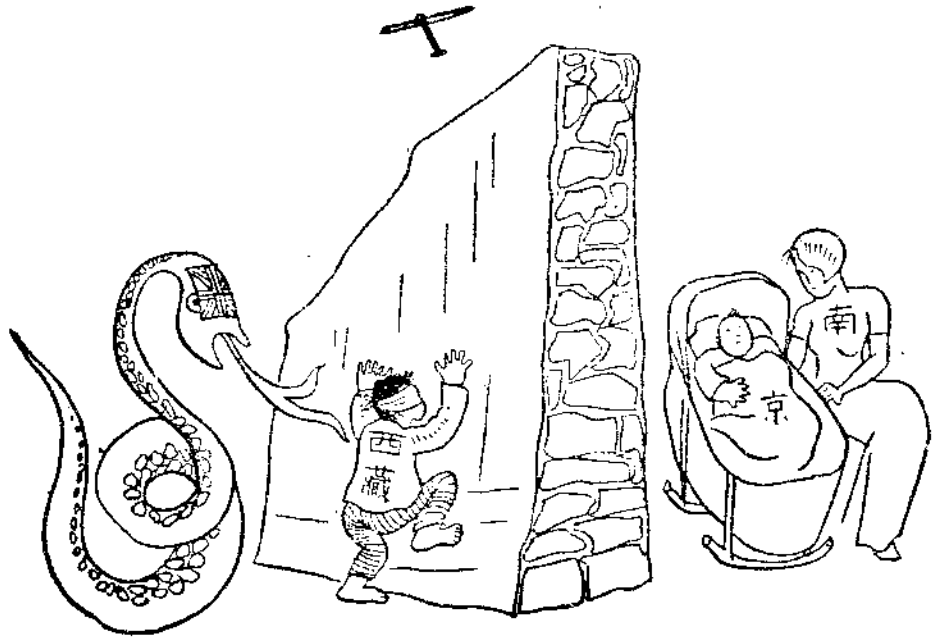


(三)到底人是猴變的，孫行者最能接近志文。孫行者把自己的心給志文，並且答應和他同去西天觀光。志文希望孫行者帶他翻筋斗，不那麼一步步地走，誰知孫行者早預備好了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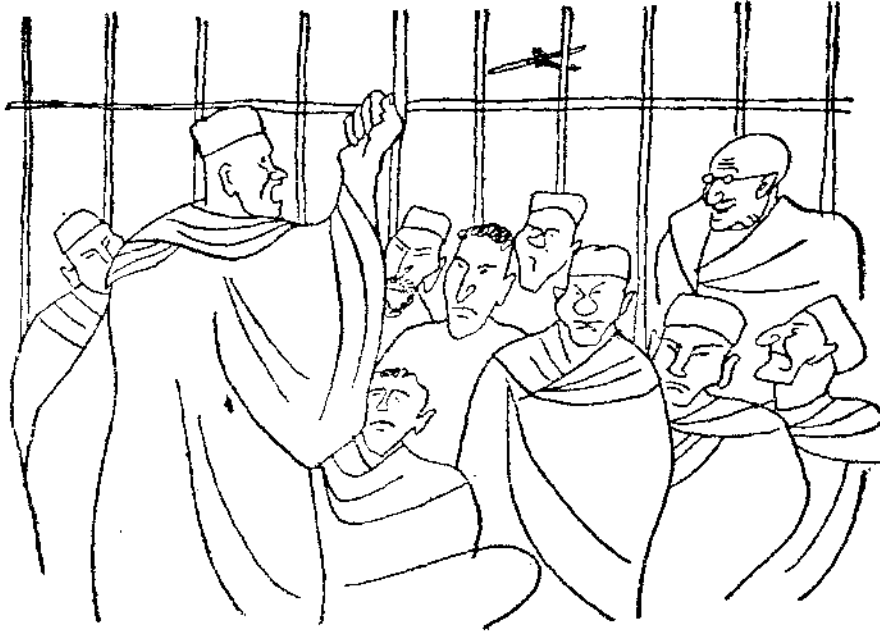
(四)時代不同，八十一難也換了樣子：從飛機上面向下看，是一片非常可怕的景象；孫行者說：「如果八戒走過這里，不餓死也被吃掉了。師父的肉當然比觀音粉有味道，危險得很！」

位定說
解要：(五)接着看到一道山石積成的高牆。孫行者
過一步地走，用心真苦！但願搖籃裏的那
來，長大了，把這道高牆拆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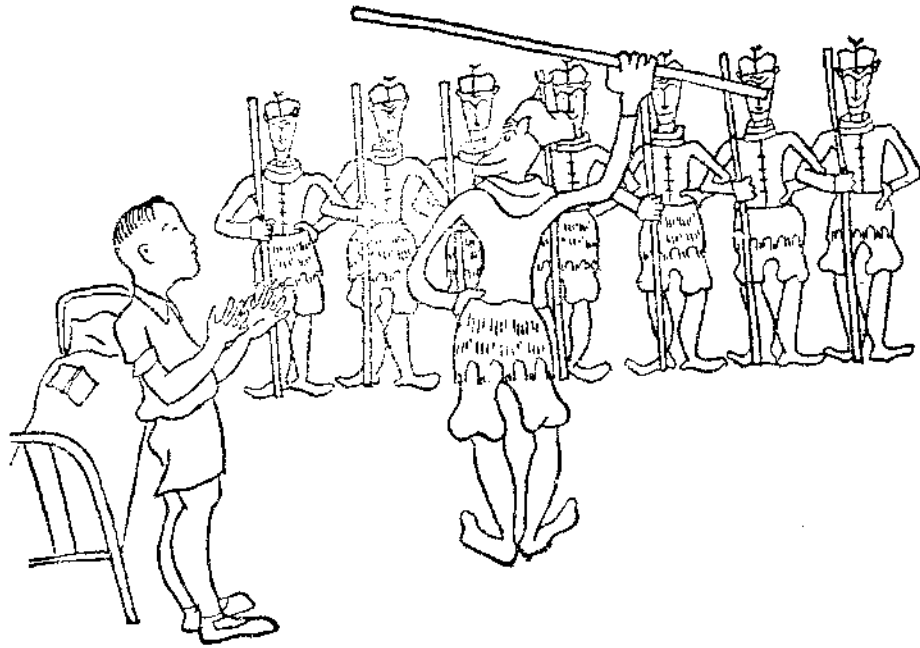


(六)到了「西天」，只見偉大的佛像殘破得
倒在地上。一位詩人在那里讀他自己的詩，非常
得意；孫行者說：「這位便是有名的太戈爾，我
和他開玩笑，把他叫做「奴才詩人」。」

(七)監獄給志文展開了一幅神聖的畫圖：甘地已經讓位給尼赫魯，尼赫魯正在演說「民族陣線」的重要。孫行者聽得入神，他說：「我也是一個被壓迫者啊！」志文的感想當然更痛切。



(八)志文省悟了：孫行者着手把他的毫毛變成的弟兄訓練成極能團結的一支軍隊，——是他醒透以前見到的。他想，怕孫行者又要大鬧天宮了，成千成萬的猴子團結起來，定會勝別的。





公開信

寫詩的經過

解 方

我在少年時，是愛好詩歌的；因為愛好，便喜誦讀，然而沒有計劃的誦讀，時間長了，便能誦熟許多篇。每逢春天或秋天，受到自然現象的感動，覺着非寫出不痛快，於是有雛形的小詩寫了出來。寫出來，很是高興；認為這是美感的記錄，可以永遠保存。還記得第一次寫詩，是在一個暮秋的夜晚的旅途上：

秋高蟲聲絕，風急雁陣裂。黑雲片片飛，小星忽明滅。

開端以後，接着時常的寫；如春草，春花，霜林，秋月之類。寫成總得細細修改，有時很容易，有時費去很大的力氣；大概一首詩的好壞，常常和感觸的深淺，取材的優劣成正比。

一年的練習，寫了幾十首小詩，多數篇幅短小，文詞質直，受漢詩的影響很大。但以後便漸漸的不喜歡漢詩了。覺得六朝詩意境幽遠，詞藻新穎，這也是年紀漸長，趨於悲觀的緣故。茲錄遊圖書館一首。

日夕天氣佳，信步遊名園。雨灑草木秀，風動柳旗翻。海棠英初落，紫藤開欲繁。高林巢宿鳥，閑籠鎖倦猿。登臺眺遊目，日落雲霞燿。遙瞻山光滅，默聽水浪喧。既怡耳目致，復傷遊子魂。爲問風月主，至今幾人存？

青年的性情是最多變化的，這種變化由外界引起，自己有時也莫名其妙。以後我又喜歡填詞了，終於覺得詞的

規律太嚴，束縛人的性靈，情調的失之柔靡，也使自己厭倦，遂又把詞捨去，愛好唐人的古風，而與李杜的詩集結緣；覺着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雄，確能表現出胸中沉鬱的意氣，於是習作七言古風；茲錄黑龍潭一首：

百丈崖上峯接天，百丈崖下水成泉，其間瀑布更靈異，千尺飛下黑龍潭。潭水洶洶何所有，赤鱗揚鱗鱗鱗走。混混洪荒不計年，其中疑有神龍守。我遊東嶽到此間，石磴丹梯苦攀緣。高低冥迷行不盡，扶膺坐數行路難。青扶之鳥飛翮翮，遠岫之雲生綿綿。十年塵纒無釋處，到此一覺心地閒。心閒意倦思靜土，雲中雷公震天鼓。雷轟揚波颯颯怒，四山浩浩走風雨。陰象環生難久處，將欲平之無刀斧。縱橫觸起萬古愁，愁來常恨天未補！

以上取材，從自然界方面，不外贊美自然，或由自然引起一種內心的感觸。以後踏入現實的社會，對於社會漸漸有了認識，對現狀漸感不滿；無論是內亂，外患，及社會內幕

的黑暗，皆足給我很大的刺，激同時引起憎恨。因此詩便成了我洩忿的工具，然而沒有深刻的理解，故態度不免消極悲觀，作品亦流為冷嘲熱罵。這時我只願作浪漫的遠遊，以消除憂鬱，於是便由內地跑到關東去。到了關外，見社會黑暗，外患隱伏，更不成世界；羈旅之感，更使我增添悲傷。試舉邊愁二首：

北地秋高不聞蟬，八月霜飛薄暮天。白草離離荒山前，感時蝓蝓一凄咽。悲角數聲涕淚漣，問君何事到此間，風塵憔悴凋朱顏！

千山之岸遼河濱，秋色荒涼倍愁人。黃沙白草望無垠，時見流水繞孤村。我來此地懷苦辛，平生知友胡與秦，欲訴雜愁道無因！

悲哀的心境，形成頹廢的作風。昔人謂：一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一可以作我寫詩的注解了。走遍了榆關遼河，白山黑水，終找不到一處安心之地；我又航過渤海，回到渴慕的南國——青島。自知如此下去，恐不能久於人世。為排除愁

悶，遂又盡量作山水之遊：這時我似乎已經逃出現社會，置
理亂於不聞，從此我知道謝靈運的放情山水，陶淵明的托
陳田園，並不是甘心隱逸，不過借此解除時代的苦悶罷了。
茲錄遊嶗山二首，以見其概。

出發大嶗觀，西行赴九水。兩山夾一澗，曲折綿十
里。草木蒙茸生，奇峯突兀起。皆具怪形狀，爭勝碧空裏。
一峯如駝頭，兩峯如馬耳。參差起雉堞，森嚴築堡壘。高
岫生雲根，幽巖響石髓。蟬鳴空林中，泉咽亂石底。同行
三五人，行行復止。各自探幽奇，陶醉靈境裏。忽逢九
水源，歡然皆大喜！——九水澗

步出九水澗，林陰忽幽奧。僧舍進午餐，再赴潮音
瀑。從此西北行，盡屬崎嶇道。東風捲雨來，白珠亂跳躍。
羣峯滿雲烟，益覺山勢峭。雷鳴萬谷應，電發石火耀。澗
樹靜無聲，澗花猶含笑。蹊蹠霖瀝中，謂得遊中妙。遙聞
空潭鳴，知是潮音到。一水挂山腰，風雨爭呼號。佇觀復
歸來，濕遍鞋與帽——潮音瀑

這樣的麻醉生活，經過了半年。驚人的九一八事變發
生了。這驚醒了我頹唐的迷夢。亡國之禍，已壓在眼前，我這
才開始注意到現世界，現中國的種種問題，才開始檢閱我
過去的生活。決定了積極的人生觀。試看當日作的軍歌，便
與以前判然不同了。

好男兒，荷槍從戎千萬里，霜晨飲馬遼水頭，日暮
逐敵千山裏，殺人不惜血染衣，願雪五十年來祖國恥！
好男兒，不怕死！

牙還牙，眼還眼，如何屠殺華人如雞犬濟南血案
心猶寒，三韓僑胞血復濺。全國忍辱復吞聲，入寇又陷
瀋陽城！炎皇子孫未死盡，殺敵終須請長纓。牙還牙，眼
還眼。捨命誓報百世仇，不滅夷寇終不返！

這時憂國熱忱，達於極點，相信只有抵抗，才能免得滅
亡，其奈國人懼敵心理已深，接着便是熱河失守，塘沽協定。
敵騎駸駸，已飲馬長城，華北危急，朝不保夕。心情悲憤，不能
自己；遂整輕裝，重上旅途，欲效顧寧人之遍覽關河要塞，民

風物俗，以爲抗敵準備。故這時所作，全是民族熱情的表現：
錄登開封龍亭二首：

大梁十日稅旅轅，一覽中州古乾坤。俠士千秋懷
信陵，長河百折出禹門。且遊秦隴抒壯志，未預黃龍媿
黎元。北地烟塵藉討誅，悠悠此意與誰論！

夷寇東來親漢關，王師西下幾時還？遼人眼淚漲
黃海，秦地膏血塗隴山。秋氣慘慘隱殺機，夕陽黯黯生
愁顏。山河萬里沉淪日，寸心何處敢偷安。

我平日不喜寫律詩，這兩首雖似律體，但不甚規則；以
爲詩在言志，志已表現，便不管規律了。由此西行，經過崧山
函谷，因山河險峻，覺着國人如能一心抗敵，決無亡國之理。
再錄潼關一首：

君不見潼關一塞敵百城，天設要害縮兩京。東巡
可通秦川馬，西狩難容汴洛兵。北走長河水漠漠，南阻
嶺山勢縱橫。崑山臨河建城塞，一夫當關萬人驚。憶昔
當年經百戰，兩軍關下決死生。至今白骨亂沙草，入夜

青燐走飛螢。可憐項王捨此去，致令垓下帝業傾。漁陽
胡兒僥天幸，寄奴斬關入秦可稱曠世之英雄。嗚呼！安
得漢陽建巨礮，遍置山頭聲轟隆。四夷潛逃民生樂，穆
然重見關河清！

出潼關，遊太華，過驪山，遍覽長安，咸陽，民強物饒，有表
裏山河的形勝。使我想到了古帝建國的遺烈，和今日淪胥之
沈痛，不覺感慨萬端，茲錄登大雁塔一首：

終南不可陟，且登雁塔上。憑欄最高層，秦中勝一
望。周原何險隘，民風夙稱獷。地帶邊荒雄，關據四塞壯。
一朝英雄起，立致天下王。秦皇與漢武，板圖稱浩蕩。鞭
笞匈奴逃，叱咤西戎降。後人胡不競，向仇誹揖讓。半壁
求苟安，坐令祖業喪。茂陵驪山間，應聞鬼泣滄。我有匹
夫責，思之每惆悵。賦詩抒憂懷，區人慎勿忘！

從此再東返，遊洛陽，窺伊闕，過鄭州，出武關，遂到夏口，
過江，入武昌城，行蛇山，登黃鶴樓，故址，西望漢陽，北望漢口，
三鎮形勢，真足以控制四方，但東夷經濟勢力，已深入長江

流域。想保護這塊革命聖地，想保有南國的雄麗山河，唯有毅然北伐，驅除敵寇。憑眺流連，憶及岳忠武當日怒髮憑欄的壯烈，因有武漢歌：

吹倒晴川閣，燒燬黃鶴樓。天厭漢人縱逸遊，危邦何需名勝之贅瘤。急斬龜尾削蛇頭，聘用名工建礪樓。上置巨礮粗如牛，繫碎夷船如拉朽。羣夷倉皇無地可居留；區區壯懷未足酬，直率漢上健兒搗燕幽。長城一戰俘夷酋，遼河再戰復國仇。黑水白山指顧收，一條五十年來之恥羞。歸來重作武漢遊，追跡蘇子赤壁駕扁舟。放飲狂歌浮中流，浩月茫茫水悠悠。人生到此差堪休，竹籬茅舍歸林邱。

這樣寫法，誠未免粗獷，但情緒是粗獷的，用典雅的詞句，不能表現，故只有這樣寫，內容影響形式，是一點不錯的。從此南遊，攀衡岳，涉湘江，歸舟洞庭，登岳陽樓，順流東下，赴九江，至南京。沿途寫了不少這樣的作品，茲不具引，不過在這積極態度中，因受時局影響，又時有消極的矛盾。自然在

消極時寫的作品，也帶着消極的色彩。這是沒法可以掩飾的。錄登嶽麓山一首如下：

岳麓高峙湘水西，孤峯插天與雲齊。山外環山復環水，四時雲樹生淒迷。我來長沙攀岳麓，一葉扁舟湘江度。萬壑千巖絕人踪，杖策直向雲中去。雲深山遠行路難，霜風漠漠吹衣寒。怪石出草驚虎立，長松曳霧作龍蟠。突臨一峯高，頓覺楚天小。三湘七澤指顧間，浩氣縱橫凌八表。憶昔屈子放逐賈生遷，數載沉浮沅湘間。沅芷澧蘭多佳日，自可放飲狂歌慰窮年。胡爲乎？二子鬱鬱不得意，慟哭殊滅風雲氣。獨不見李耳騎牛出函關，莊周甘作漆園吏。丈夫報國志未酬，何妨人間作遊戲。二子才，所遇良可哀！爲賦招魂臨楚台，巫陽下招巡九域。蕙肴椒漿魂歸來！張樂洞庭湘靈鼓瑤瑟，陽荷一曲酒一杯。賢愚千秋同寂寞，人生憂患安在哉！

一個人的同情，向外擴大，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勢必更推及到全世界全人類，這是很自然的趨勢。中國古代作

者。其同情心只限於一國，是那時閉關自守沒有和世界接觸的緣故。到了現代可就不同了：許多報紙雜誌，詳細的記載着國外的新聞，腦子裏天天受到國外新聞的刺激；尤其是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暴虐的屠殺，引起我們的無限憤慨，無限同情。這種憤慨與同情，遂又把詩的題材由一國而擴展到全世界，這一點是近人寫詩與古人不同之點。因為這樣，我們的詩料非常豐富；用不着跨馱攜囊，祈靈於自然界了。茲錄意軍侵阿一首：

咄咄黑衣相，瘋狂如癩狗。興軍三十萬，侵非作戎首。勇哉阿國王，身為民族有。捨命禦外侮，富貴置腦後。可憐兵械竄，要塞多不守。失陷阿克森，全境被踐蹂。姦淫復焚燒，屠殺及童叟。嗟嗟國聯輩，柔滑同杞柳。揖讓救兇敵，舉動皆扯肘。經濟制裁成，阿國亡已久。僥倖縱不已，權已落人手。然則將何如？兵鎖紅海口。

以上是我寫詩的一點淺薄的經驗。也是生活的一段歷程。以後停止了這個工作，那無話可說；如再繼續，在作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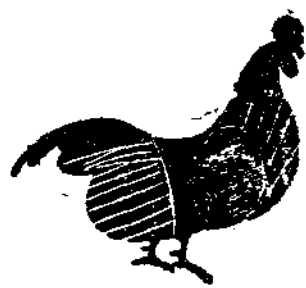
上將起怎樣的變化，自己也不能預定，或鳴不平，或求解放，或記述社會上的黑暗，或抒發個人的感傷，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必然要忠實地寫作；但有一點是，可以預知的：即中國民族一天得不到平等自由，我對中國民族的熱愛總得奔迸地表現到詩裏來，因為詩不僅取決於理知；更要取決於感情。

帝國主義的鐵蹄下 阿比西尼亞

孫治方 譯 三角半

這裏簡單扼要地敘述各帝國主義爭奪阿國的歷史；阿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內部各階層相互間之鬥爭。阿國雖已淪亡，但本書在幫助我們提高一般政治認識，作研究中國問題的參考上，依然是一本精彩的傑作。因為中國有許多地方是太和阿比西尼亞相像了。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文章情報

有好有壞

樹 峯

有一位小同學，看過了我上月寫的那篇最近的期刊以後，發出一個問題：「那裏面，有許多都是我們不易見到的。」做目下的中學生可真爲難，首先得打發層出不窮的簿本，課外閱讀的時間怪可憐地少。然而我總希望我所做的工作，不像「如入無人之境」似的完全落空，還有好多的同學，能憑藉這個惹起閱讀文章的興趣，或者稍稍費點力氣把那本書找來自己探索一番。今後我的介紹將寫出單題，說明多一點，力求接近簡單的輔導。惟以時間有限，所見不廣，遺漏錯誤之處，自所難免。

貴生和拋錨（載文學雜誌創刊號）文學雜誌利用

當年小說月報的聲威，使得大家都以集中的眼光注視着它。編者的見解荒謬與否且丟開不談，先來看了它拿出來的「貨色」！沈從文的貴生，編者以「捧場」的姿態稱贊了：「他描寫一個人或一個情境，看來多細微而實在簡要；他不用修詞而文筆却很雋永；他所創造的世界是很真實的而同時也是很理想的。」當我耐心地細讀一過，卻感到除去作者的人物依舊屬於帶有封建道德的小心翼翼型，並且還造出了一個情節上的大問題，那便是書中的主角貴生，既是那麼瞻前顧後遲疑莫決的人物，爲什麼忽然又有了放火自盡的勇氣？既放火，爲什麼不放情敵——張五

希家的火，反放一個當先對他並曾有過好意的金鳳爸爸的雜貨舖呢？這令人莫解。若非沈先生故意將意識歪曲，便是在情節的發展上一時粗了心，只圖快點把這小說上的「結」解開吧。無論是造句構詞，或是內容取材，揚振聲的拋錨都有點像是效法中國舊說部中如水滸傳之類的。他的筆觸雖有點一與衆不同，但這篇的取材，爲什麼要這樣地近似什麼「奇俠傳」呢？而且主人公的前後判若兩人，在個性的探索上也成問題。

一個未登記的同志（同上）：這篇獨幕劇，情節相當緊張。可是關於黃天利的轉變，尤其是對於歐明也一併讓他逃走的這一點上，似乎除去對少年生活的追憶而外，還缺少着一些什麼，要添加一些方更完全。

月亮的歌和寂寞（同上）：胡適之的嘗試集是我國新詩的開山鼻祖，至今一般中學課本上還流行着他「炸彈炸彈」的聲響，他以他一枝久擱的筆，寫了一首十二行詩「月亮的歌」，我反覆讀了五六遍，只領會到那從記乘

飛機的詩裏一貫下來的輕佻氣，那種「道地」的唐詩宋詞的情體，在我們看來幾乎是好笑的。戴望舒雖然是一個純粹唱着個人感傷調子的詩人，但寂寞還能叫大家懂，音節方面也還處處表示作者的細心。

藥（載文叢第三期）：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小說。是敘述一個鄉下的窮漢，怎樣爲着他的老婆害奶毒，無錢買藥而焦燥，而張羅，而受了人的侮辱，以至怨恨到老婆，野蠻地打他，老婆竟因血流不止而死了。故事是這般平易，可是在作者葛琴的筆下，將那種「窮迫憤懣」的個性，很痛快，同時也很委宛地刻畫出來。「他擎起在空裏的兩隻手，忽地軟了下來，頭也慢慢的低下去，低下去，全不能作主似的，碰的一聲撞在老婆牀頭的泥牆上。」一個爲着經濟問題因惱得發急了的雙林，瞧見老婆流血，也會這般地軟將下來。俗說「良心發現」，這是何等真切的描繪！

旁聽（同上）：始終好像很輕鬆地在寫一篇遊記，但真切而冷酷的事實就這樣藉別人的口不斷地吐露出來。

我們儘有機會乘火車坐輪船，我們也常常會遇到一些有意味的人物，也許會聽到一些特殊的論調，然而我們能這樣自然地，將一個遭遇水災而生意冷淡的「壞女人」怎樣去求助于她的老情人，而終於失敗的活生生的故事，攝取成如此生動的一幅寫真麼？讀這篇文章，很易發生興趣，不像在讀文章，像是在看電影。

小人物（同上）：「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的確年齡一大，少年同學的變遷真是最好的文章體裁。這篇小說是從別人的談話當中，展開了一個忠實老誠，但還沒有完全喪失其反抗性的小人物。齊同君寫他的主人翁的經濟狀況：「他看見自己的兒女和白髮一樣的增加，深深感到社會給與他的負擔太重；」我們這一羣給最低限度的生活，壓逼得喘息不過來的小市民階層，至此，真要痛痛快快地同灑一次同情之淚。

夢和江南春（同上）：巴金有的就是熱情，有的就是一枝奔馬般的筆調。文叢二期刊出的死，却令人看了有好

多不解處。夢的情緒却是可以喚起好多同情的。江南春的象徵也還是一個簡單的譬喻，不頂笨的讀者，我想該會領受其中的真味。寫散文，大家都好像喜歡賣弄一點「哲學」，而這種「哲學」假如到了無人能懂時，也就够空澗了。

原野（同上）：跟序幕一樣，第一幕還是緊緊地抓着人的心。刻刻在担心着「冤家」對面，但到此幕將終時，那掩不住的虛飾終久戳破。幾個登場人物個性之刻劃，比序幕加深了不少。可是我們要問：作者的終極目的在那裏？現在好像除去顯示一個普通鄉村中的「愛情報復」案件外，還沒有昭示以更大的意義，雖然作者的技巧已經相當「爐火純青」了。

祕密的故事（載文學八卷五月號）：事先有朋友給我以一個成見；舒羣的作品沒有什麼，只是以東北為背景的簡單的戀愛的組合。可是在這期文學上却用特大號的字將標題刊在目錄上，並且登載在首篇，我想這是沒有理由不讀的。開頭的印象：取材有點像「張資平式」的

三角小說，再讀下去，便覺着大段的浪費，有許多最平凡的個人心情描寫是儘可緊縮的。民國十六年以後流行的「革命與戀愛」給這位作家以很深的流毒。這篇創作雖然沒有完，但可斷言的：這不僅簡簡單單地只是一個「革命與戀愛」的組合，並且這一組合是異常生硬的，因為戀愛並沒有融合于革命行動之中，形成了一種孤立發展的局勢。

雪夜（同上）：雖然編者以很大的欣悅推贊這篇創作，可是我在一開始時，好像老是在摸索着，在耐性地守候着，真情實景的喚起是稍稍在後的。固然後一大段的監獄生活，還能引起不少的酸辛之感，然以一篇文章，實在不該叫人如此費力，才能終篇。

死囚曲和來（同上）：詩歌第一當然是情緒，其次便是技巧，然而太濶曲，或是太玄虛，叫人東猜西猜都猜不着，也實在令人頭痛。目前的詩壇這樣「弄巧成拙」的作家真不算少。沙蕾的死囚曲和風磨的來都避去了上述的病。

「聽遠方禮拜堂的鐘聲，
悠悠地贊美上帝，
啊，爲什麼還有人

躲在黝黑的角落裏流淚？」

這可以叫人懂。來一詩音節更非常和諧，只是何必一定要四段句子的長短層次一般無二呢？我們要注意音節，但是我們得自由在地注意它。

阿Q正傳（載光明第十二號，又戲劇時代創刊號）許幸之和田漢都不約而同地從事于這一艱巨的工作，即將魯迅先生的描寫辛亥革命時期農民心理的劃時代的作品——阿Q正傳，改編爲戲劇。這二本劇，都是將魯迅先生其他小說中的鄉村人物廣泛地徵集得來的。我們最好能先將阿Q正傳，甚至吶喊、彷徨二部書一齊細心讀過，再來看這兩本劇。它會告訴我們：怎樣將小說改編爲劇本？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是真正的中國鄉村的生活呀。

羣鴛亂飛（戲劇時代第一期）雖然才發表了二分

之一，我們已經看出，作者阿英顯而易見地是想拿那個分崩離析的大家庭去象徵中國的遭遇。對話當然微覺太「文」，並且常常會是一大段「議論」，然而這正表現了現代中國的青年典型。寫來沒有沉悶處，演出時的堅強和易于抓住觀衆，都還可以預期。

早年（載中流第四期）：是早年，張房先生來索租，賣了桌子，還殺了雞，農民的性情往往因窮而暴躁，而打妻子，正和文叢上藥的主角有點類似。作者劉析濤顯然是很用力地寫的，而我們却也是在很用力地讀，然而文學的艱澀，彷彿正和書中人物的窮困有點相似。

不屈服的孩子（同上）：這篇文章的筆調異常簡明輕鬆，敘述一個「滿洲」的小學生，怎樣因為做反帝運動而被開除，而流亡到義勇軍裏去，我想：在中學裏的一撮較低年級的同學，對它會像對「最後一課」似地熱愛着的。
姑嫂關係（載宇宙風第四十一期）：每個認真的國文教師都知道學生習作之貧乏，主要由于社會經驗太枯

竭。然而家庭之間的情形，該是同學們最好的題材，然而寫來却大都平淡無味。我們讀這篇文章，便知道：我們該如何去注意家庭之間一些糾纏不清的小紛爭。我們得學會寫什麼「一點二點」的論文，但一篇乾燥的論文，却用「隨意出之」的散文筆觸寫出，這是我應當深深地向諸位介紹的。作者引出許多實例，如妹妹怎樣會厭惡嫂子等等，真够有味道。

文學修養的基礎（生活版）：這是一本青年練習寫文章最好的指導書。大多數同學都不愛讀文藝論文，然而這麼一本切合實際，充滿了無數光輝的實例的「文章作法」，是值得我們廣泛地並且深切地來學習的。這書原來是寫給蘇聯的農村通訊員看的，然而給譯者搬到中國來，用作訓練學生作文之用，該是再適合也沒有。飛機從窮鄉僻壤的地方飛過，許多愚蠢的農婦起了很大的騷動，這段故事可以寫成一個簡短的「新聞」或較長的「速寫」，甚至是一篇「小說」。這本書會教你如何寫，如何才可以

寫的生動，而且繁簡得當，譯筆不十分艱澀，耐心的讀會將它興趣盎然的讀完。

爲着做文章情報，看的文章實在不止此數，選出來談的竟有許多算不得「好文章」，這實在使筆者抱憾；總結以上，散文中之夢和姑嫂關係，創作中之藝和早年，戲劇中之阿Q正傳和羣鴛亂飛，詩中之死囚曲和寂寞，都值得我們去欣賞。以後打算期刊而外，再多介紹一點單行本，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作者和出版家賜予幫助，多多地對我們提供些材料。

新書預告： 徐雪寒編著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新知書店出版

今日的法國與人民陣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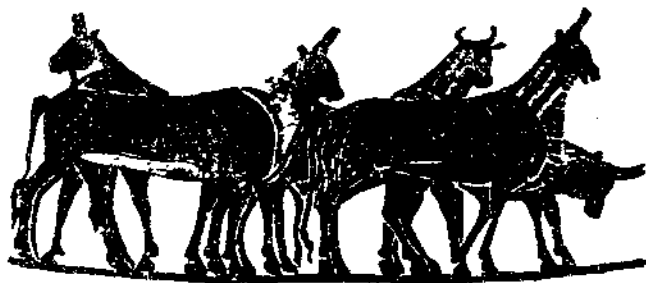
法國人民陣線的勝利，使國際局勢展開了一個新局面。現在全世界爲和平而奮鬥的人民大眾，都以最大的關心來注意法國的前途，都想從它新創的歷史中學習一點鬥爭的經驗。都萊士氏是法國人民陣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在這裏敘述法國受危機影響的一般現象，對法

國的法西運動，人民陣線的興起，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都作詳細而深刻的分析。最後「目前精勢」一編，更指出法國目前應該走的途徑。

實價四角

新 知 書 店 經 售

編後記



「教師之頁」的第一回便是一個特輯，我們覺得非常興奮。讀經問題雖已被明達的人們認為不成問題，然而這一特輯的執筆者決沒有浪費了筆墨！我們把這一特輯看成我們的戰壕，牠使我們堅守自己的立場，因為我們的敵人還需要我們來克服。執筆者都是在編輯界或教學界積有經驗的，他們的意見一定也是一般中學生讀者樂於知道的。可惜還有幾篇特約稿子，因路遠不及寄到排入；這一特輯便是依着寄到的先後排成的。

這一期的面目和所謂「革新號」的顯然有些不同，能够每期都有一付新面目，也許正因為刊物在向牠的理

想邁進；我們決不讓任何一次變革是違反讀者的願望的。

這期有兩篇輔導文字；不是讀者向我們表示他們的需要，限於篇幅被擠掉真會又是牠們端木女士眼鏡的故事是一篇嶄新的力作，載在綜合型的刊物上，容易被許多文學的愛好者忽略了，所以輔導工作對於牠特別有着需要。魏風三篇企圖給我們一條實際地解決讀經問題的大路，這里精選的三篇一定能使一般讀者感到濃厚的興趣。

孫伏園先生給我們寄來一篇「修養談」的稿子，他說願意這一篇得到更多的讀者，我們使孫先生滿意，同時也使讀者滿意了。江上文談的作者除了繼續替我們寫「修辭法講話」還將繼續寫旅館文談，車上文談，儘本卷發表，這樣深入淺出的「寫讀小品」對於讀者，真是養分最

多，又易消化的食品。「作品論」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清清楚楚說明了我們的刊物的態度；雖然標榜着「技術第一」的教學主張，並沒忽視了作品內容的重要性。

應試文作法因為不僅是諷刺，我們讓牠在這考期最迫的六月，奪取了起訖示例之二的地位，起訖示例當在下期繼續刊載。助詞是中國的特產，助詞的處理指明了牠的適當的使用法。方塊字的故事按期發表的都能自成格局，繁複的敘述出之以明快的言談，把興趣給讀者，同時也把理路給讀者，所以非常可貴。

棘路的情節有勁道的發展，作者體貼他的人物羅素、森正和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裏的大衛從迭更司得到的差不多；下期我們要向讀者介紹迭更司了。小樓的作者最近有創作集成名以後在中華書局出版，這一暴露現實的短篇是他的新作。寫詩的經過是經驗之談，對於涉獵舊詩詞的中學生讀者十分有用。

紀念章太炎先生是表示了我們對於章先生的追思，

也扼要地介紹了章先生的生平。上月轉來是以後源源而來的上月轉來的濫觴，我們願意知道讀者對於這樣的文章的感應。「文章情報」用有好有壞，做題目是很有意思的，記者就曾從壞透了的續西廂得到許多識見。

「畫」的範圍還要擴充，我們無論在哪一方面總是歡迎投稿的。讀者對於這一節書夢、連環有含糊的地方，不妨寫信來問我們。我們選用的外國作家的木刻，都是從最近的外國雜誌採取來的，扉頁的林下，表現林下人物有一線條最值得注意。「習作展覽」的「批改」，只要我們得到適宜的材料，便隨時添入，讀者等着好了。「答問」的露臉我想不會錯過第三期出版的機會的。第三期一定有「生活論題」，有「文學史話」，每期的字數有限制，真使我們難受。

還有雖經多次校對，仍然留着好些錯誤，也使我們抱憾：上期春困發幽情引出的郭沫若的詩，前兩段和後兩段竟然顛倒過來了；這樣一來，開頭的「比」的意義從哪里去看呢？——明聞記。

語文

目要·期六·卷一

中國禁村

三卷·六期·要目

新文字的幾個嚴重問題……何從

各個社會中的修辭現象(下)……祝秀俠

喬·推·楞·喬怪·的慌……王冰祥

請從文字上救救孩子們……郭後覺

讓每個人都有他的一票……崔鼎等

拼音路上的里程碑……馬辨明

民間口頭語初掘……孟起

詞的種類(文法講話)……姚諭

說評書……

語文的半年……編者

緊要啓事

「通俗化問題討論徵文」原定在第六期上發表，現在因為來稿很多，第六期中容納不下，所以決定改印單行本於七月一日出版，贈送定戶。

另售每冊一角
全年國內一元
國外二元二角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都市和農村

土地法的修改原則……雨林
中國茶葉公司成立……和法
華工出關和出國……禹民

鄉村工作問題特輯

對目前鄉村工作的意見……黃枯桐等
如何充實改進鄉村的幹部……王忱心
對於鄉村工作的看法……金開山
諱病忌醫的鄉村工作問題……潘一塵

專論

國民大會的組織和任務

薛暮橋

對修正土地法原則的意見

李紫翔

如何使鄉村「動」起來

閔挽瀾

壯丁訓練中的實際問題

張西超

四川的大災荒……馮和法

農村通訊

養蠶合作運動在無錫……苦農

崇啓的租佃糾紛與耕者有其田……徐方庭

做了三個月的土地登記員……易明熹

災荒中的四川……馮和法

特載

國民經濟建設中的土地問題……馮和法

本期特大號零售一角五分全年一元四角

寫作與閱讀

月刊 第二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輯人

尤墨君 于在春
王石城 江樹峯
李守章 施與
楊雨田 顧民元

發行人

江 上 青

發行所

新 知 書 店
上海環龍路福壽坊

特約撰述人

李百仞 李阿林 田慰慈 王雲五 王侃如 王家楫 王萍草
周光熙 孫秀夫 李震野 汪馥泉 吳天石 李也止
孫佳訊 孫精一 易君左 孟起 姚鳳田 辛德培 周伏園
馬爾駿 張一林 張梅庵 唐旭之 徐碧渠 徐玉諾 徐慶芳
許爾之 郭子雄 郭錫惠 陳駿祥 莊壽慈 理玉樸 畢慶齡
陳達祚 楊子雄 葉紹鈞 葛賢甯 解子展 陳以德 陳君涵 陳惠齡
臧克家 趙家璧 趙景深 鄭康伯 潘予且 鄧綏甯 鮑汗青 蘇選生

本 刊 定 價	冊 數	日 本 內	香 港 澳 門	國 外	聯 定 二 十 份 以 上 九 折	零 售
全 年 十 二 冊	一 元 四 角	一 元 四 角	一 元 八 角	二 元 六 角	本 埠 一 角 四 分	外 埠 一 角 五 分
半 年 六 冊	七 角	九 角	一 元 四 角	一 元 四 角		

廣 告 價 目	全 面	半 面	1/4 面
特 等	五 十 元	三 十 元	十 元
優 等	三 十 元	十 八 元	
上 等	二 十 元	十 二 元	
普 通	十 八 元	十 元	

特等 底封面，用雙色套印。
優等 封面內面及底封面內面
上等 目錄後，版權頁後。
◆ 長期刊登，價目面議 ◆

伊林著 江明譯

M·伊林是當今卓絕的科學著作家，對中國讀者也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本書原名『人和山』，是伊林過去作品中最新出版而最豐富

精彩的一部。描寫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在總的計劃下，對自然作集體鬥爭；改造沙漠，創造新種植物，駕馭河流，控制天氣，開發礦藏。作者以廣博的知識，雄厚的魄力，『把複雜而難解的事情講得簡單明瞭』的特殊才能，寫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趣，像一首壯歌一樣。

實價六角

譯甲廖·定克

作者用藝術的手腕，描寫蘇聯的科學發明，怎樣在大眾體聯的力中飛躍，開展科學的興趣，味濃郁，是地一本精彩的科學通俗著作。而作者描寫技術的交功，又可以作為一本優秀的交功

Vusilevsky 著

◀分五角三▶

者版出

坊壽福路龍環海上

民國廿六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〇五六號
中宣部登記證警字第四十一號

零售每冊 本埠一角四分
外埠一角五分